說郛

五十八之六十

卷五十八
江表志 江南別錄 資暇集 醉鄉日月
卷五十九
史記法語
卷六十
五代新說 藏一話腴
品茶要錄 宣和北苑貢茶錄 北苑別錄

說郛卷五十八

江表志

宋鄭文寶

江表志者有国之時朝章典国粲然可觀執政大臣以史筆爲不急之務洎開寶中起居郎高遠當職始編緝昇元以來故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疾亟數篋文章皆令焚之無子遺矣太宗皇帝欵知前事命湯悅徐鉉撰成江南録十卷事多遺落無無年可編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好事者往今少之文寶耳目所及編成三卷方国志則不足比通曆則有餘聊足補云以俟耒者庚戌歲閏二

二十三日序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吼屬鄭王房之枝派父志祖榮不仕帝少孤有子出家爲左出入徐温宅與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嫁往来温妻以其同宗憐其朋惠收爲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與郡符温爲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留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沉機遠畧莫知其際祈節謙下中外所瞻縗及弱冠射秉大權揚都繫浩之地海内所聞率由儉素無所眺弱内輔幼主外弼義父迓楊祚十数年帝之力也丞相夢畫總其兵掌以識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内昱懷逼禪位之心矣吳帝加以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欵畫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然祖不可遂以国稱唐改元昇元更始李氏名昇追尊丞相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在位七年五十四廟號烈祖謚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敬皇后宋氏附焉號昇元

皇子

元宗 子瑤

衛王遇

宰相

太弟遂　齊王達

宋齊兵　李建勳　嚴球

張居永　孫晟

使相

趙王　李德誠　張崇　張宣

周本　李蘭　王輿　劉威

劉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徐玠　馬仁格

樞密使

杜鄴　陳堯

將帥

崔太初

李鏘

王輿　姚景　祖重恩

文臣

楊彥伯　高弼　孫晟　李正名

龔凜　蕭儼　成紹文　賈潭礼

嚴珠爲相是時王慎辭奉便北朝珠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荅乞數百事皆申機務然嚴珠赤見更就宅訪之珠覽畢尤所稱美請更添事北朝問黑雲長劒多少耒時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載用不曾赴鎮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劒幷柴載

用所之慎甜依前致對梁大祖銳意南征即時罷兵

珠夜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螳點江市聚蝇声烈

祖性多嚴忌宋齊丘因而興讃以竹籠盛之既於江口

魏王知訓徐温之子也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第

百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嘗引它器均之曰願與陛下

各享五百歲烈祖不歛人之申漸高乘談諧併而歛

之内金鍾於懷神亟趋而去到家腦潰而終

宋齊丘鎮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克累贊謁於宋：知

其忤相托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克隨

吊客造謁實司徙之乃就實次大署二十八字云排

安唐祚牲強吳盡見先生說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

王宮眷合如何

讓王遷於泰州永寧宮數年未卒每有牧弟又五

歲即有中使賜衫笏加官即日而終

讓皇居泰州永寧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

荒涼煙迷遠岫愁千點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

三十年未夢一場吳苑宮闕今冷落廣陵臺謝亦

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

言雨足唯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相

柚脫不敢入城翌日帝征之令咸有損除
仲時光者樂部中之宮峻也有寵於水陵生衛王
邊烈祖於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常怒作數声金鋪
振動仲夫人左乎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
為之小霽後封越國太妃
嶽載用按家樂于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觀之崇
遇乃召至後園使觀其按習曰隙風恐傷眸子尒
元宗名璟烈祖元子也母曰宗太后氳和明厖奢儉
得中搜訪賢良訓齊師族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必善
晚音律不至眩弱深知理體動明物情聖德聞于
隣國笑在吳朝太子論德後累居承相常於廬山構
書有堂物外之意烈祖即位為皇太子烈祖山明於
樞前即位年四十九在位十九年廟號元宗謚曰明德
孝道陵曰順陵皇后光穆順聖鍾氏年號二大交泰

皇子

太子奠　陳王少七　保寧王少七　慶王寵茂少七

後主從嘉　鄭王從善降封尚楚国公鄧王後謚降封江国公

吉王從謙降封鄂国公　松乎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馮延巳　徐游　孫晟　嚴續

使相

趙王李德誠　王崇文　郭崇　柴克宏　謝瑗

朱鄴　孫漢威　皇暉　劉彥真　劉仁贍

樞密使

嚴續、湯悅　李真古　陳覺　唐鎬　陳慶充

魏岑

僞王

楚王馬知箐

將師

光王山王延政

馬先進　陳誨　魏韶　何誅　林仁肇　張漢卿

鄭彥華　丘仁謝　陸孟俊　王達封　祖金恩　馬在貴

鄭再誠　張彥卿　劉崇俊　張全約　時厚　武舉

咸師朗　查文徽　許文縝　邊鎬

陳承昭　高爵

文臣

江文蔚　王仲連　李貽業　游簡言　湯悅　常夢錫

朱鞏昭　陳玄藻　馮延魯　潘承佑　高遠　田霖　梅

張義方　高鉞　賈潭　鍾莫　李克明　張易

趙宣　陳繼善

元宗為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辭夢便

殿有黃龍擾闌檻蛇蜿可愍烈祖既寢令左右觀之

即太子也

蘇洪至揚州圾築癸一塚不顯姓名刋石為銘曰為箭芳
天為芳射四時芳芳無極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
水空南山石芳窮隆天人墓芳在其中猨啼鳥吐烟漲
漲萬歲松栢風

石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宗嘗謂曰自古及今
江北文人不及江南子多仲違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
玄元皇帝降子亳州真源縣文宣王出于兗州曲阜
縣亦不為少咲嗣主有愧色

兩游錢氏偏霸一方急徵苛慘科賦凡欠一斗者多
至徒罪降楊嘗使越云三吏已聞章鹿號吐遠曙問於
驛吏乃縣可徵科矣鄉氏多赤躰布弊葛褐者多用
竹篾繫腰間執事非利不行雖貧者亦家累千家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因遷都豫章毋
車之盛旗給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洎禁校帑載不絕
者僅一載上北毋顧忽日不樂澄心堂承旨泰裕戚徵
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思浩渺老鶴隱
崆峒上交愛之分倫極天倫登仕之初太弟遂燕王邊齊
王達出處游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衆決保大五年
元日生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今中使

就私第賜進士李建勳詩：方會中書徐鉉勒政殿學士
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
艾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為前後序太弟合為篇集
名公蕃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
臣法部絲竹周文短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
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蕃成無非絕筆
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詩云珠簫高捲莫輕遮往
往相逢隔歲春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梅花
素姿好把芳姿吐落執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
酒可憐情味屬儂家建勳詩云紛：忽降當元會着
物輕明似月華狂灑玉塿初放密粘官樹朱妨花遍封双
闕于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匙宣
賜老僧家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　伏放春華
散飄白獸惟分影輕綴青蚨始見花落砌更依宮無轉
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幸待金門詔願布元言賀萬家
義方詩云恰當歲月紛：落天寶瑾幸耽物華自古最
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先同冷靜壓庭牧
勢欹斜豈但小臣添興味狂敬醉無一家：
陳覺李徵告少日依托鎮南楚公齊丘援引至樞便密
保大文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変言天命已改請

玄宗深居後苑請国老攝国事令陳喬草勅喬袖勅上
前曰陛下既署此勅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伏鍾謨言於
国母竇宗曰罪大臣　理合　奏啓世宗曰自家国事大国
顧命湯悅草制曰忠莫大於　君罪莫深於瀆国宋斉
立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真右
言斉丘是造国之手理當居攝云：即日斉丘青陽安置
覺徹右各賜自盡宋斉王将至青陽絶食數日後奄至
家人赤菜色中使云令公損舘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
而卒有黒氣一道舟中起直貫九華朱尊度本青州書
生好歲書高尚其事開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
辟書屢藁一千卷添経数卷皆行於世
太平縣聶氏女年方十三隨母未薪母為暴虎傳去導文
将食女持刀自後跳上需皆用乎交連割其頸虎奮擲
不脫遂自囚死女捨歸告人共收母屍
元宗嗣位李建勲出師鎮川謂所親曰今主寛大之度
比於見帝遠矣但性習永定左右献　須得方正之士若
如自前所覩終恐不守旧業又馮延魯陳覺出討閩
中徴督庫根急於星火建勲以討寄延魯曰粟多未
必為金計師老須防有変授兵阮而福州之軍果為越
人所敗歸拜司空累表致政改自稱為鍾山公詔授司

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
不授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歸如何不見呼先是宋
齊丘自京口永退歸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
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之重或有以
宋公比之因為之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
入来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為幸已
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家士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毀
劉之弊其後甲戌之公卿營城為兵發建遍獨連
勳奠而莫知訖不及禍
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斂暴下百姓若之因入覲侍
宴令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芳一人問曰何者
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来因主如此
張崇帥廬江好為不法士庶若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
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来矣崇歸聞之計口徵
渠伊錢明年再入覲威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
道路相目將髭相慶輒歸又徵將髭錢掌為憐人所
戲使一伶假為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曰焦湖
百里一任作獺崇亦不慚
馮諲朝壹侍漏因話及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今
不敢過皇但恩賜玄武湖三十里亦當足矣徐公曰

國家不惜玄武湖所知者賀知耳

徐公撰江南録議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国老故也

国旬當准旬失律之後援引門人陳覺李徵古掌樞密之任且受其意田天禽已去元京當深居北苑国老監国元宗詔之將行陳裔草詔諍之舉国皆問馬臣之道餘可知矣

文憲太子奠既正儲闈頗專國事而又率多不去元宗一但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大弟遂異有愧色它日密使持酖付昭慶宮使袁從範（從範弟在金陵）未幾範子承幹為遂嬖臣宋何九說構遂許寘之法範懇而且怨會遂繫鞫暑燭範懇而且怨進漿遇酖即日未殯而体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莫年於禁中往往見朱齊丘李徵古陳覺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南幸太子奠既病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止云淮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嶽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未朝假身為賈既又纏境合吉行藏且聞釣臣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鷄之力是故有經邦治乱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承續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

適世載后臥一山之蒼翠某爰思幼惟便異語童竹馬
蒿弓圄圄親於好弄店壇塊里寧不倦於修身祖勵
志以為文每樓身而季武得麟絰於洙水寧怯議園
授豹路於邵垠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
墜印之文尚媿擔簦之路於是攖龍領編虎鬚繕
敵捷之師從終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陳決勝詞鋒
連陳平之六奇飛尽連之一箭場中孰敵不士而自立
降旗天下鴻儒遠望而畫推堅壘橫行四海高步
出群姓名屢列於烟霄行止遂離於慶俗且口有舌
而手有革腰有劒而袖有錐時方乱離續猶飄泛
徒以術稍韜畧氣激雲霓瞋口張而陰電摧怒呼發
而暑雷動神驅鬼殿夫蓋地車闕劈歷於雲中未
為嶠犍雩蒲於延上不是酋豪蘊機而目有英雄伏
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擾袂叱挾劍長嗟不偶良持
熟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蓟伏聞大吳肇基書修
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貞四海
如砥變和天地嚴廓有秉穆畢陶洒婦煙鹿蕃輸有
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寔王氣於神都
吐祥光於毋闕急賢共理佚漢氏之縣科代旦夢求
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隣郡接畛敷境連封一條之鷄

大相聞兩岸之一坐而更無楫動由是見盛衰之勢
審吉凶之機得不止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用輩暗
捨短從長賢聖所貴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棄邑
度長淮而棄繻泝遙終赴於天地星遠須還於帝座
是攜長策来諸大朝伏惟司空楚劒倚天秦松發
地言雖武則平窺鋒灌語兵機則高掩孫武經受素
玉書傳玄女莫不鞭捷風雨宇宙駈役風雨勞愁積
而睡肉生慎氣激而臂：起一怒而豹狼竄擯一日呼而
鬼神愁驚雄鑾鼓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棹燕鎚
而揵白辦落星飛命將拉龍使立合需可以力平鯨
海可以拳繫鰲山破監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焉
嘗時於後殿功乃非於國家付以肺腸用為堡障勲
藏盟府名鑠景鐘今則化擧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寛
猛化之以温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緛户：布郵農事謨
洒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殄氣可
謂仁而有斷譎而逾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好寃望
風而屏迹行見秉旄施伏鉞列工分茅修職貫以勤王
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覇壇壓分之遐迹其瞻威名
洽著況復訖逮時以待士開云宮以禮賢前席請論
其韜鈐危坐顧聞於異癖古今美傑孰可比其寸

越通津以觀至化及陳上謁岡棄諫寸是敢輒述行
藏鋪盡毫幅沉聞鳥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
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論謬知人理足以副
明君之漿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娄敬布衣上言於漢
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氾增而項氏不與得
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永格寔至德之克昭謹
具行正如前諸伏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
懋載狀

後主韓煜字重光武日鍾太子奠夢後主當立鍾
謨以太后其德輕志放請立弟從謙次主不可遂以
太子總百揆嗣主南幸洪州後主留居守金陵數月
嗣主殂遺詔就金陵即位稱北朝正朔建隆壬戌歲也
後主天性純孝放;儒學虛懷接下賓對大臣傾奉中
朝唯恐不及加以守心著述勤於政事至於畫皆盡精妙
然頗耽空乾之放杲於自信所沙奸邪得計排斥忠
讜士地日削貢舉不充越人肆謀遂為敵国文永
授於北虜行人泄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即位十年
己亥周下封隴西公贈吳王葵北印鄭国夫人周氏
祔起建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清源郡公仲禹

宰相

嚴繢　徐遘　蘭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聲　王榮文　何洙　湯沇　朱鄴　陳海

黃延諷　嚴繢　柴元真　皇甫維真　鄭彥華

樞密使

嚴繢之　朱鞏　陳嵩

將帥

陳讜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蛇　沙萬金

劉存忠　胡則　宋克明　留彥　林益

張嶷　張遇　馬仁信　蔡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勍　張仁照　吳翰　龍英真儀

羅延原　馬承俊　謝彥質　謝文郎

文臣

徐鉉　徐鍇　韓熙載　王克真　張泊

龔隸　張祕　湯淨　朱銑　喬舜

潘佑　湯懌　湯滂　郭昭慶　孫奉文

伍喬　孟拱臣　高遠　高越　馮謐

李平　張紹　賈彬　田霖　顧弊

趙宣輔

後主嗣復之初夜夢有羊擾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酒乙亥冬太祖吊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故以陰數定也

柳宣為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惟箔不修責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宣上言宣無以自明乃上章雪熙載後主叱曰尔不是魏真徽頻好道言宣王臣非魏徵陛下亦大非宗

韓熙載上表其畧云無横草之功可稗於周有滔天之過累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坤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外送於城南戚家山後主贈衾被公殮贈章同平事所司以無贈宰相之胡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蔡文所謂斂奚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帥佩入泉裔

後主奉訖竺之教多不如華嚴買禽魚為之放生北苑水心西有清輝殿學士事太子太傅徐遵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別置一院於後謂之澄心堂館安姪元福元機元榆元樞為員外郎及祕書郎皆在內後出入內庭貎畫中旨多出其中間書密院皆同散地用兵之際降御禮移易兵士密院

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斫寨招討分
兵署字不知何往皆出於澄心堂直承旨命者謂
之澄心堂承旨致出多門皆倣此也
宋齊丘為儒日修姚啟授桃調而天畧云城上之鴉
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
如子懇萬端無柰飢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
死後果如其言
胡則守江州空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
吹文字之紙墜於城中其詞曰由来秉節世無雙獨
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
翰攻陷江州殺戮始盡調之洗城馬
開寶中將興兵華吉州城頭有天面方三尺睨日多
髣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觀衆所驚異明年
國亡之應也
覽棠羽衣曲自兵興之後絶無傳者周后按譜尋之
盡得其聲
二朝父子為相者嚴續子父為將者劉信劉彥真王
可永嚴綰王崇文周本誨周業使誨陳德皇甫暉
皇甫繼勳弟興彥真姪存忠亦為時兄弟承恩遇
者為延已延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鍇二人連

呼文筆則韓熙載徐鉉正直則蕭常權勢則鍾謨李德明

建康受圍二歲斗米数十午死者相籍人無叛心後主狙於大梁江左聞之皆巷哭為齊

國中至寃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釘携斧而釘脚者又有闌入立於殿庭之下者為拜釘脚者其實釘足謝泌下弟之殿進士曾覲南省下弟者其實釘足謝泌下弟立殿稱寃舉人之風掃地矣

後主即位初張泌上書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謹上書陛下臣聞行潦之水徒善射而不廣斗筲之器固虛受而無庸雖欲強其所弗能亦不知其量也然當陛下纘服不一嗣臨寶位百姓疑視仰徵畝而注因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疎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兒已納將敬 天恩以布新令慰死民顒之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于視聰也我国寡積德累仁重華承聖雖擅里褊小而基構弘大剏賢至左右前後比肩繼踵以道揚命致康之化猶又掌夏何以規然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踰百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天有所短子有所

長此之謂也臣是以申旦不寐齋沐仲思以開廣禅
陛下惟新之政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
造功之高祖重熙于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
祚中否烈祖紹復大勲未堡肆我大行嗣之德則
休明降年不永焦勞曜瘠奄棄萬辰阮歸仁大
事康而卒秉睦陛儲位而納百揆納百揆而黎民
變當行大修巡狩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競禁
神入咸和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洎宅憂冀室而無
異望臣聞昔漢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僅三
千年德教被於物也文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
其朱虚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
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寃矣又即位或慎謀讓服
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與賢良賑鰥寡除牧
拏相立之法去誹謗夭言之令不貴难得之貨不
無益之費其屈己庳人也如此然而晁錯賈誼賈
山為唐之徒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於痛哭之流
涕之詞者蓋惧靡不有初終詳克有終也而文帝
優容不咈聖德允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
下風声不泯皆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

歲大丘之後鄰封龔相之日國民用匱竭力瘦劳
而内無劉章輿居之朝、無絳候曲迎之佐可謂
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
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地何止於塞心消志
而已陛下以天水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欵駿
文帝之心以布政寃人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
之急務畧陳其經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日舉蘭
大行君之道二日畧繁以責臣職三日明賞罰以彰
勸善懲惡四日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日詞言行以
擇忠良六日均賦役以役黎庶七日納諫諍以容正
直八日寃毀舉遠謗佞九日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屈
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治之乱考前載之棄貶織
斉之惡及去毫厘之善必為密取與之機濟寛猛之
政進經學之士退掊克之吏察迩言以廣視聽好下
問以蔵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
矣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書曰儆或無虞
罔失法度易曰其亡繫于苞桑言君人者必惧天之
明威遵古今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

旋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雖百穀之仰膏雨不足以喻爲顧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於漢臣幸承勳緒忝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里乙於京伯由文章而遊詩待詔于金門北八年于慈失沐大行育材之化聖鑒不遺當陛不御禮之辰王敢未泠若爲優游義府默然無辭則愧然修而有靦面自矣塵黷宸聽伏切兢憂臣某誠惶誠恐死罪謹言

御批云古人讀書秖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況朕纂承之始改聽未敷袁毀之中智慮荒乱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嗣民皇俾居下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決於抜覽十事燁矣可舉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終鄉無令直而後挾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日

江南別錄

宋陳彭年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澹然可謂目爲徐嗔吳武王時淮南駐兵數萬號黑云長劒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鎬同爲衙内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周隱田王之子未必能控御諸將劉城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也吳武王不荅鎬與義祖曰王親犯天名

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為王倘楊氏無兒有女亦可
況未至此吳武王曰尒能如是吾死吳瞑目矣武王率
子渥嗣立為宣王王所為不道居父中喪屈地為室
以按音樂夜然炷以擊毬獨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
軍為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鎬承間
而伍諫宣王怒曰尒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為鎬封
曰某魯授先王患安敢與此心又宣王親吏皆特批凌
鎬等鎬不能平遂有為亂之意宣王晨臭視事鎬擁
百餘人持長劍直進宣王驚曰尒等果殺我即鎬曰
非敢殺主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十數人而止諸將
非其黨者雖次被誅月餘殺宣王芦言寨卒伍其母弟
傳是為景帝既鎬得志又欲害義祖用小將鍾章
謀誅鎬義祖自為雖南行軍司馬事軍政時藩鄙
守將皆武王勳舊驟為所制志不能服宣州李遇謂
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尒過不自安逐又
敗良賤百口皆誅死自是詰將屏氣矣李德誠為潤
州秉燭夜出揚州遥見謂有慶云令親兵十餘人
渡江北明德誠方盥漱兵已入城除德誠為江州德城
即路帷帳皆不及取至江州惧禍未已令子維勳来謁
義祖見之嘆曰有子如是非為惡人也以女妻建勳

移德誠於　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
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景帝泛舟濁河酒
酣景帝先起隨以弹丸擊之李德誠女有樂數十
人遣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生又具年長有
不足以接貫人挨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
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平兩數入理
於舍後瑾出鎮泗水往舁知；訓；約至瑾家為別
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斬其首
入謂景帝曰為國去賊為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
兵皆在建鄴景帝恐事不濟以衣偉囲曰此事阿舅
自為勿累於我退走入内景帝出於朱氏故以舅呼瑾
曰妾子不足與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
知訓掌政自是中外寧謐紀綱振舉矣楊氏自武
王以交皆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及義祖
雖權柄崇雪而名數猶卑遂請違國改號自為
都統封齊王未幾莊宗平朱氏遺使来告義祖曰
沙陀自称中興来者必認命遂告之曰若敬国之
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賚詔来使者盤桓果
首駙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懐柔遂用與

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奉書於吳國主吳遣司
農卿盧頻北聘季德誠自位川來朝宴至夕而罷
是夜景帝暴疾祖宮中義德誠進毒藥凶於殿均
德誠親吏以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
親吏百餘人夜渡江軒閔而入明日禪德誠立讓皇
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為已害而烈祖勤於侍養
又自幼玄田之故不忍臣陳夫人義祖之鍾受右功常
曰我家貧賤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訓
又死知詞尚少因以天政任為又聞汾之謀深以為宣
烈祖亦不自安求為江西義祖令知旬入覲明日詔下
以知詢為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徵同宿閭鼓
声通徵曰事又中變具有大喪書至而義祖姐義
祖聰有氣疾歲中數發；則困躓將祖之名氣暴作
醫者進藥無効而絕知謁自淮南奔喪翌日起
為副都總戚權同義祖而知詢暗儒待諸弟不
厚倫玠知其終敗輸城於烈祖知詢內為諸弟所
構外為徐玠所責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
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卅終

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
知詢人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出為左統軍盡奪
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生之喪兄為人子而不親臨
喪又罪我耶烈祖曰聞不懸劒待我亦不憚獨追
捨君命不得往尔為人臣而畜乘輿物非歹而何
知誨者知詢之第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
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頃見呂氏為祟謂
僧誦經亦見之僧為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再報
冤知詢之敗知詢有力為烈祖德之以為江西至鎮
歲餘不見呂氏中心甚喜有家人自淮南回於江
遇緑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恐
又我今它適矣又以繡履授之曰恐相公不好為尔詐
此殉物時用以馬信家人至江西以復進知誨熟視
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尔謂我的不来此也少時知
誨幸知誨伐之遇其喪于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
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于地下聞者傷之烈
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
而知誨之後特盛于景隨景遊皆出入官禁預樞密
專掌浮屠修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為首
烈祖諱昪唐之宗室也膺名知誥少孤為義祖所

養有相謂義祖曰居相至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
又夢為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申令義祖捉之義祖
捉獲一龍雨霽明旦乃得烈烈祖祖奉義祖以孝聞
嘗從義祖征伐有介如意杖帥遂之及歸拜迎聞
外義祖驚曰尒在此也烈祖曰庄曰為人臣者捨父母何
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義祖田是益憐惜長善
書計性明嚴不可以非禮犯累為樓船指揮使宋
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傳副使父卒覇淮南欵上
書干謁而無紙墨行嘆道中有娼婦遇之曰少年
何不樂如此齊丘收情告召歸置食賜數千錢因
曰即即時至此不使即有所聞也齊丘感之及貴細
為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除昇州刺史辟齊丘為
之交動靜皆子之謀後烈祖為潤州意求宣州聞命
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為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義祖
不樂宋齊丘曰今三即政亂敗在朝夕京口隔淮南出
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義祖
一水若有變必有先之是天賛也三即知訓也未幾果
之到義祖以已子貶弗荷用烈祖猶愈於他人臣留輔
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為乞子與諸弟夜
遣飲遣呂烈祖以不至知訓忍曰不飲酒劒乎餘

皆類此又知訓宅中有主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
親開其中緝蜀義誓之形而身荷五烈祖及諸弟執
縛如就刑之狀已破棄晁南而視朝義祖嗾曰狗死
遲矣烈祖因詆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家
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為本甚得當時之譽吳景帝
即尊位烈祖當相而勳舊有未登二事者烈祖不欵
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国交兵江淮南為
強威烈祖贈修法度人獲人安誠者歸心為義祖
祖知詢以罪瘝大政由已丘王令謨皆為相孫晟自
中原来奔輿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幸李運勳
来歸幕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伐之日白崔見於
庭江西楊化為李住川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唐號唐
立高祖以下七廟尊吳王為讓王洪州李德誠周本皆
楊氏舊克上言吳王以遜位宜依普魏故事降封王公
出居別邸烈祖曰曹為之事非朕志也故請不已
乃徙讓於毋徒遷諸楊子泰州初吳武王諱行諡
謂否為甜拇又是又呼為店故老有位不者烈祖曰
輿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喻物
清人不能隱如千里之在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
為大皇我王表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

有嬰信王景遹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司以圖宗
姓請離之制曰南平國王之元老矯不可離信王妃
可以為民南平德諸所封也景遹毋秋氏晚年尤承
恩寵宋后幸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遹其親理樂
理器大怨坊責數日神氏承問言景遹之寸可代
為嗣烈祖作色曰国家大事女子何預立嫁立之烈
祖沮宋后頷甘心數四元宗保全之照祖食大藥
賴發而沮大漸噬元宗措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
也中書侍郎孫晟章遺記以宋后監國翰林院
學士李夷鄴显非先主意必奸人所為大行常云歸
人預政乱之本也安有自作禍階旦嗣君明德聞於
天下汝曾何遽為亡國之計考遂宣行吾對有僚
裂之必遂寢元宗即位謂夷鄴曰疾風勁草鄉之
謂也元宗諱璟烈祖之長子也初名景幼為義祖
所器常曰諸中此子特貴慶州刺史鍾章特功放
恣烈視欵絕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告死於鎬乎汝曹
安有所托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皆之豈人理乃令
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嘆曰非此兒不敢此女耶光
穆皇后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請王見之曰朕諸子
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專政甚得當

時之譽烈祖即位為大元帥總京撥烈祖遜讓諸
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哀毀之衣　之曰　大行付
陛下以神器之重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承
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　士韓熙載上疏曰竊
歲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以
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為里太弟魯延己自元
帥掌書紀為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
為中書舍人延魯銳於超進數以功名屢重位乃與
建州之役延己日士以文行餘身恕信士上何用行
儉以要祿延魯曰先自熊如此弟簡能惜恃循資
為宰相也始王氏政乱閩人聞我師至皆伐木開道
盡漿奉迎既不永建州軍無制節大掠數日民不
堪其若思勠順者解体矣陳覺為招討使矯制延圍
福州表言朝言可克元宗以為實令王崇文馮統師馮
延魯赴建鄴既尋赦其罪始馬因援河南并柱晉
之地為希範幸第希廣立庶兄希夢自永州赴
喪判官李愷暴知欵為變以至以為節州節度歲
餘舉兵殺希廣伐其位少弟婦崇又癈希夢自

至固希夢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故疑以部
曲數百人郤希夢於道奉為衡山生以伐希崇數
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救于我兄宗命袁州刺
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謹鞭打
馬須走兵至希崇希夢皆降餘郡相次歸附廣
南城乱取挂管之地朗州劉言尓自為刺史郤將
軍李建期也兵益陽以備朗州將軍張雯屯零陵
以扼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周四方以為神鎬
信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不為備歲
餘朗州士高王達襲殺建期進逼長州奉言為
主言不能尉鎬棄城適歸諸郡皆沒唯蛮全軍而回
周師南伐進南逼壽州劉言真督兵北征戰敗守止
陽死于陳淮上方用兵鉞塘秉虛圍我常州命將
柴克寵往救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
以克寵為江州節使册仁果帝號誼武烈帝右僕射
孫盛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為介盛仁果京謂崇
質曰吾視事楞不生還矣軍家百口當別為謀乃
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季德明尓至世宗
久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以求和宗斉
丘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賮國誅德明世

宗詔晟貴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克汝能降之朕
赦汝罪盛至城下見劉仁贍曰君受國家旌耗臣節不
可際也且受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梁京斬之盛臨刑
神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未元降北
諸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州之地求成世宗之遂
去遣號称国王周用正朔大弟景遂因請歸藩至
長子奠為太子時命徒得古銘曰天子奠州入象以
以奠應之未幾奠辛識者為州趙地也
陳覺秉聞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
国政盡付齊丘以紓乱元宗以我事未寧隱忍
不發中謀自梁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国理不
可容遂誅真右覺夜齊丘於青陽尋尓幸謚靦謬
謨使回為禮部侍郎左承任用擢領中外嗛信州刺
史張蛮有旧蛮入為火德軍使每詣漢弟獨聲屏人
獨詩中夜乃罷給事中磨鎬密言恐有他変宜先
屬之會太子奠薨詣闕請刺蛮以所部兵為京城
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謚死蛮
亦默為宣州副使元宗徂于南豫章也太子即位于
建鄴梓宮是日南都群臣表請殯于別宮後主手詔
不許詞甚哀切乃殯于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詞

音清暢湖南使至歸奭親交言曰尒不識東朝宮家
南嶽真君不如也後主諱煜字仲先元宗弟五子也幼
而好古為文有漢魏之風母兄奭為太子惟嚴忌後主
獨以經籍自娛朱常干預特改奭辛立為太子元宗
幸南都後主館周於建鄴館事明甚得時譽元宗
疾甚後主朝夕侍側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乃殂嘗
哭立杖然後起詔立周后妹為后王者婚禮歷代
少有詔中書舍人張鉉知制誥潘佑奭禮官茶議
立有事宜議元不決後主令丈安郡公徐旋評其是
非時佑方寵用游爺帝音奏佑為長月餘游病瘨鉉
戲謂人曰周礼尒能為崇乎佑既親寮數盡去舊人
獨當國政後主尒悉之我以本官專國史佑忿不樂乃
去李平初與朱元同北来元以版去平深後难測後主
憲其同搆大奸乃暴甘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
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
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奭置時韓熙載徐鉉徐諤

兄弟為當代文宗維以潘佑張志烈才名顯後主猶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員元和之風元宗称臣於周唯去尊號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即位始衣紫袍廣陽既下地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恠乃下側貶臺省名號皆並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楚国公從善入貢因留質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唯郤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我李兮不来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来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徵之知遣使顧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迥来聘從容謂後王曰今冬有災燎之禮國王當来助祭後唯唯不合秋初中書舍人李穆賫詔来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圓丘思與鄉之同閱犧牲後主乱次疾時大兵已右荊湖惟候穆之交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趍池州中外奪氣樊若水父保大末為漢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梁上書太祖謂之有才術累遷贊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蘇余郡皆未奉命粮道难阻若水取於米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黄花水及天兵至水皆

退小故識者知夫命為錢塘屯来圍常州王將
禹萬誠固守大將金城礼劫萬誠以降而天亦屯於
延鄣城南十里餘錢塘又進圍門州兵初與議者
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廟廬候劉澄舊事藩
郡後主尤親使之乃擢為閩州留後館行曰謂卿本
未合雜孤寒亦堆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効付孤心
澄泣泗奉別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
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富勲業後主聞知益
喜又錢塘兵初至搆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
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則可不勝則立為虜矣救至忽
忘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
後富戰
又命盧絳為校絳至錢塘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
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絳怒一裨將泣涕請命澄固曰吾
私謂曰盧公怒尓不生矣裨將赴城而出
有一言告尓非富免死且得富貴田諭次降事令先出
導意裨將曰柰緣其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身
為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
明曰澄徧占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国事勢如
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如何將卒皆發声大哭澄惧
有変示泣曰澄受恩国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　城

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辛將吏開門諸
降延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之兵入援以建昌軍例
置便朱令贇為統將時勝兵十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
累促之至晚口方交戰船為天兵所圍贇自救之被
亂餘兵皆潰建鄴受圍已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
者相籍唯恃此救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蚤者或
云贇已救死後主猶意其不實城陷後主欵自殺
左右泣涕囚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禮好求古
迹宮中蓄籍萬卷行鍾上墨跡至多城將陷謂所幸
保儀王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無
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將已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梁
京一歲徂南人聞者哭設齊後主初即位中使趙承操
自建奉使江西夜宿姑蘇中宵忽聞二人曰君自金陵
來新至何以為理一曰吾觀新王以仁孝為理又曰如是
則明主也久之又聞一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梁宋希
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
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声為念家山
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申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
鞋跣足升正殿御坐諭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
李氏將貽此殿為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為後主雖

好著述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為可繼輿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輿弟鍇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德士龍為鍇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為文後主又集鍇錯為之序

新說又鉉為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王神筆冠篇儒者榮之

資暇集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称挪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田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而矣南華既非僻能所觀習矣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訛歟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姪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令見透行貽柬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便不挾旧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作李為舊文使字山不人下子

世咸云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按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始封為上卿不曾為水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端午者按同處風土記仲夏端立烹豚馬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為余家元和中端午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

廳壁有故先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幸年
端午之義別有可即
代云挽款始自日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
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扛注虞殯送葬歌曰如是
則已有久矣
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午果其當重來及吳復至熱渴
汲水處飲不憶前所棄草結於候而斃俗因相戒曰
千里井不及坐復說為嗑耳
今之牌酒 牌合作啤：馳送酒声啤今訛等平声役棄是也故且作牌字費
解近易識耳
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為游
宴之地樂王卷思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荼邕自治御史累
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樂府以邕晚音律製此曲動邕
心柳爺其厚遺亦近之
公郡縣圭宮禁乎為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大夏為宅四
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
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子阿助一詞也急
詰乃以宅家子為荼子既而亦云阿荼子或削其子遂
呼阿家以宅家子為荼子既而亦云阿荼子削其子
字遂曰阿荼一說漠魏以來宮中尊美之笑曰大家子

今急訛以大為宅為
代称士流為醋大吉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道一說衣冠儼
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
故謂之為或天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醋逆邑
而賣復洛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
冠所居目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
之東右多申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為四說皆非
也醋布宣作揩心言其能舉陌大事而大倏題上紙
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懽傾大下四方緘
翰曰滿簡者之神而路帥郤士美時有珍献趙公喜
而回章盈幅曲叙慇懃娓娓卷入振武封内以遣之而振
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跋光進帥麟覽盈幅手字知
誤書一時飛還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令籤記
以送故于今成風也門狀文宗以則無之自朱崖李相
貴盛於武宗朝且近伐稀有失一品百官無以希取
其意以為舊制輕制則令之名紙相扇留具御候起居狀而令
又益說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蹈曲婿猶未有臻
之遣銀并舟祢正平生相令日其亦如是乎

醉鄉日月

皇甫松字子奇唐宣懿倜儻人

## 飲論第一

## 謀飲第二

## 為賓第三

為王第四　明府第五　律錄事第六
鮥錄事第七　選徒第八　改令第九
令誤第十　骰子第十一　詳樂第十二
撰播令第十三　下次擾令第十四　閃令第十五
上酒令第十六　並着詞令第七　按打第十八
手勢第十九　拒發第二十　逃席第二十一
使酒第二十二　勸學第二十三　樂規第二十四
小酒令第二十五　禮法第二十六　進戶第二十七
讓酒第二十八　風俗第二十九　自序第三十
飲論

醉花宜晝　龍衣其光也醉雪宜夜　樂其泛也醉得意因艷唱宣其和也
醉將離宜鳴罍　十作擊缽忙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　秦慎章程畏其侮也
醉後人宜益絀孟加旗戲　默其列也醉樓宣暑　資其清也
醉水宜秋　泛其奕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洩憂戰也嗚
呼支其道者失飲之失也

謀飲

凡酒以色清朱重而飴為聖色如金而吠醇且若者
為賢色黑而酸醨者為愚色以佳醪糯觴醉人者為
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人以巷醪灰觴醉人者
為小人夫不惟之候有九主人忙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

禮而不叙三也樂生而妖驕四也數易令五也聘牛飲六也迭詼諧七也互相指然一作手相屬八也懽散子九也懽之徵有十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問二也酒酔而飲嚴三也非觥盂不謳雖觥盂而罍不謳者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延七也銀事児戮而法峻八也朋府不愛諸一作諸謂九也廢責律十也廢酋律工也不侍酒十二也使勿懽勿寒十三也審此九候十四也徵以為術者飲之王道也其懽樂者飲之霸道也

為賓

愚同竊也僻若子張當宣令刀塞耳不聽及行令則瞑目重問比倍坐入耳則必嚴時然淡懽人不厭

為主

主前定則不繁賓前定則不亂樂前定則必暢酒前定則不厭

明府

明府之職前輩猛為重難蓋二十人為飲尔一人為明府所以觀其斟酌之道每一明府管觴子一双須釣一隻此皆醉録事八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者甲明府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酒懦為臚宫酒猛為苛政婦為令猛為熬也若明府貪務承命猛

酌席人遂使請告公喧黷挽錄事請告謂席人猶樵請擯之湖
數明府之孤寒於四座矣

## 律錄事

夫律錄事須有飲材有三謂善令知寺太户也凡籠
臺以白金為之其中實以
所以指迷也蠶所以　也籌所以指犯也始賓至就坐
錄事取一籌以旗與蠶　中餘置器在手執
爵者告請骰子命受之復告之曰某添骰子令乃　其
訖於錄事告於四席曰某宮添骰子令然繼宣之銀事
以合也必合其詞異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有犯既下
籌犯者執爵讀罪輒曰一人爵法未當言犯老不退請
併下三籌然告其狀識當理其文其籌以飲為席人剌
錄事尒如之

## 能律事

凡為合為徒以言吠勤衆暴慢無節或置起坐或
附耳囁告律錄事以本户繩之奸不哀也老宜能錄事
以剛毅本納之士為之有犯者設其辨於前曰其犯能
令徇法光祈而後蠶也犯者諾而收執之拱曰知四純
明府飭其能而斁為犯者右引能左執祈附于脅律
錄事顧伶曰命曲破送之飲訖無墜酒稽首以祈能

帰于能主曰不敢滴漉復肰于仕後犯者捉以毒墨畫犯者旗纛俱舞能籌尽有犯者不問俗謂句假

## 選徒

大凡寒於言而敏於令者酒徒也怯猛飲而情絲懽者酒徒也不動搓而貌愈教者酒徒也聞其令而不重問者酒徒也不停暢而言譙乱者酒徒也改令及時而不涉重者酒徒也持屈鬲而不紛訐者酒徒也知内樂而忘外囂者酒徒也故吉飲之法選徒為根幹選酒為枝葉選令為數蓼則可以慎难者断可知矣

骰子令　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蓋欵徵酣然後逕去令

## 手勢

凡放令欵端其頸如一枝孤拍其神如萬里長江揚其力如猛虎蹲踞運其睜如烈日飛動差其指如鷹欵翔舞柔其肢如龍如蛇蜓旋其盖如羊角高風飛其袂如雨眠大浪然後可以敵漁風月綃縠箑等

## 拒發

孟子曰殺人以梃於刃有以異乎然則酹酒以拒異發有異乎同帰酹酒也蓋有聞飲必未見盃即拒或酒糾不容容明見府貢飲則心固為番灑推作周章始待盃而啫吁伐明燭而傾發如此則俱為害樂併是嚣

歡自當揖之別室延坐清風屢諸葉而聞襟極茗芽次
從事
迎席　酒徒有迎席之彥者弃如脫屣
使酒
大凡蔑章裎而務牛飲者非懽源也醒未終而醉喋
者非懽源也餚已非而尚議譁者非歡源也得淺酒索
酒酒酒者非歡源也飲愈多而貌狎淡者非歡源也已
令謬而惡人者非歡源也不謝令而病敗于者非歡
源也好請罪而諱以箸者非歡源也此人　蓋況酗之
澄觴給喧之鴻漸也

進戶

進戶法葛花小豆花各陰乾各七兩為末精羊肉一斤如
法作生以二花末一兩自入於生中如光只飲得五盞以
十盞亦好酒熟煖沃生之至日進一服花盡作戶信矣

說郛卷第五十八
說郛目
卷五十九
史記法語
卷六十
王代新說　品茶要録　宣和北　苑貢茶録
卷六十一
苑別録
清異録
卷六十二

蘭亭博議

卷六十三

金漳蘭譜

說郛卷第五十九

紀第一 王帝

史記法語 八卷 南村農逆陶 宗儀管寨 宗洪遹

幼而狗齊 狗疾齊速也 有亦氣出如匹絳帛 注 其服也士

穿井爲匿空旁出

紀第二 夏

食少調有餘祖給 共木帑僇

紀第三 殷

視水見刑視民知治 割政 割剥之政 有好女人之紂

紀第四 周

爲兒時忙如巨人之怒 棄其先祖肆祀不恭 合問也

不好笑 弓撥失釣

紀第五 秦

臣誠 私利

不得良死 祿爵且留 吾且尊官 其事在商君語中

紀第六 始皇

操国事不通 令男子書年 寫枚其宮室 群臣相與誦

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
立人聞令下則各以其意議之　阿房宮未成；當受
擇令名二之　求芝奇樂　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
辨於上　不敢端言其過　誦法孔子　山鬼固不過知一
歲也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　皆天下累世名貴人
周庐設卒甚謹　野諺詩諺　酒不及濡 辰月
紀第七 項羽
奴虜使之　此其志不在小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請謝
聽細說　不勝刁杯杓不能辨　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
王足下　王斗一雙再拜大將軍足下　有意督過之
五翁即若翁　而翁　母徒若天下之父子為也
不自責過
紀第八 高祖
不事家人生業產作業　誠為使　貰酒留飲酒雠
数倍比兩家常折券弃責　有重容　王進主賊劒進
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竟酒後適從旁舍耒　此大事
願更相推擇可者　種族其家　諸所過惸母得
掾卤　止宫休舍　凡吾所以耒非有所侵暴也無恐
警猶居高堂之上建旄令水也　游子悲故鄉　吾魂魄
猶樂思沛　道故舊為咲樂　亡可趨足而待

紀第九 呂后

泛卮 說大兼仇 莫自監其命 毋入相国産殿門

未敢訟言設之 足下何為者而入 政不出房戸

紀第十 孝文

所言公、言之 除收拿諸相坐律令 春秋高閱天下

之義理多矣 而回從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得者而

專於此子 上以累三光之明 有犯此者忽聽治

祕祝 詳之政日祕 移過于下 受賂遺金錢覺

嘉王悪死 常慰畏過行以 差先帝 之遺得維年之

久長懼于今不終今乃行幸以天年復德供養子高

病朕之不明與嘉之可也

紀第十一 孝景

除田章租 上馬卷 不以粟食馬

表十卷

况從布衣匹夫起 身無競、抶當世之禁大毋家

與平塁侯異第行也 房衆人中常與人顏色

能自決

樂第二

禮書第一

繁礼飾皃 臣下廩然莫必其命 二者心戦未

得以接歡喜合殷勤　何必幸山之騶直而后行遠乎

通一經之士能不独知其辞事　者民之風雨備酒禍

礼閉淫四賜交於中　肉好　寛法裕肉好之音言音之況矣

律書第三

耳得之心不息　墜边誤侯鳴雞狗煙火萬里ニ天

下新去湯火　自年大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　游敖嬉

戲如小兒狀

曆書第四

雞三號卒明　月帰子西起明於東月歸于於東

起明子西

天官書第五

若見若不　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梡衆道　北斗

旁連七殷中也　三星隅置　過大白閒可拔劍　音亟

容也其間可容　劍長庚如一疋布着天　諸此雲兒

侯歲美惡　死人如乱麻此天之容氣　云風

客星出天庭有奇令

封禪書第六

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獲若石云于陳倉

爲方仙道　刑餌鮮銷化諸所與爲皆廢　善爲

巧發可中事化冊沙　諸藥齊爲黄金

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　爲人長美言善爲英言
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吾視去妻子如脫雖耳

河渠書第七

收皆畝一鍾　田者不能償種　水滿石不可渭
誠得水可令畝十石　岸善萌寨　長葵沛美王竹
筆相謂之英

平準書第八

父馬收馬也　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
以武斷於鄉曲　行者天則居者送　百姓抗弊以巧
法　三人言利事析秋豪　浮食岳民沮事之議不
可勝聽　田僮凌入曰僮　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不
冒仕官不願也　何謂見寃非人　馬毋　事勢之流
相激便然

世家第一吳太伯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心哉　爲人能幸若

世家第二齊太公

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使神可祝而耒尔
可褫而去也

世家第　魯周分

在強葆之中　旻來可鞭而置也　居喪意不在戚

世家第四 燕召公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 与人通関約交以五百金欽

人之王 臣非以自爲王也

世家第 管蔡

旦求之曹無此人必去 曹無羅曹禍 豈不欽引

曹之杞者哉

世家第六陳杞

牽牛徑人田 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 名有功德臣也

小不足蓋列弗論也

世家第七衛

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衛 戒孫文子食蒙衣

爲婦人之服 姻妻

世家第八宋

欽哭則不可欽泣爲其近婦人 即奴事之耳

且巢之人魯不能待 爲太子所魚肉 蓋牙爲禍

期盡不能到 期已盡而不至 殺二十五年五家上

桓大矣 人生安柴 熟知其它

世家第十

甚有功能先融天下 甚得江漢間民和

衆怨如水火 此爲蛇爲足之說也 令議不得

爲門闌之厭　抱空質　虎句朕其兵利身人猶攻
之也若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政之必万之於虎
居三伐之傳嗇
世家第十一越
事者事之求　誠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身与之市
鷙鳥之　繫也必匿其形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爲一封書遺故所　善　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知長
世家第十二鄭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路
世家第十三趙
免身生男　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然趙氏真孤乃
交在游於鈞人廣樂九奏萬舞不數三代之樂其
声動人心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髡屮麋髭殞
歌者之田且止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　可以每
盡百姓之劳而有往古之勲驅世以咲我　遠方
之所觀赴也　錯臂左褖衽毆越之民也　其狀甚偉非
人臣之度馳已脫関矣　同類相椎俱入禍門
母爲怨府母爲禍梯　盛氣而胥之入　老臣病
足曽不能疾走不德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大后體之
有所苦也　問者殊不欲食乃彊步目三田里少益嗜食

不和之色少解　嫁其禍於趙

世家第十四　魏

鄙人也天對頽卒爲弟子　上屋騎危　棘上

世家第十五　韓

尚有世乎有後　此以一易二之計　事急願公雖

病爲一宿之行

世家第十六　目齊

淫於酒婦人　是子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孤喪

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白頭游敎之士　女不

取媒同自嫁　宜老奉漏瓮添焦金

世家第十七　孔子

循道弥久温、無所誠莫能已周　歷階而升不

盡一等　粥羔豚者弟飲賈　形伏未也而似喪家

之狗然、足恐　不容何病不容然　鳥能擇木

、豈能擇鳥　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世家第十八　陳沙

令亡尒死舉大計亦死等死、国可平　行卜　置人所曾

魚後中卒中徃、語訞皆指日勝　人奴産子　家人之産奴也

自辨数乃置

世家第十九　外戚

重親　欵其生子　萬方終無子　欵連固根本牢甚

然無益也　宗家女丐　沐之我諸食飯我乃去

男方在身嫂　大娣可深之深也嫂驚怪之辟

大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　衣砍衣獨身來前洛不

必江海要之去垢

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

時之與賓客過臣嫂食　詳爲美盡欒金

世家第二十一　荆燕

游之資以晝于澤　呂氏雅故本載高帝統天下

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

酒吏　顧而父知田有　誃爲我言田　深耕穊種立苗

欵疏　有亡酒一人　虎而冠　失火之家豈

暇先言大夫而後救火　重寵　文無害　如今言公平皮

世家第二十三　着相目

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使之勞苦丞相

未嘗有汗馬之勞　徒持文墨議論　功狗也　爲家

不治拒屋録之未有哥節

世家第十四　曹參

居縣爲豪吏　齊段諸儒以百數言人之殊　中莫

得開說　相舍後園近吏舍　又取張坐飲

日飲無所請事 然無言吾告若也

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

年少未官事韓 良與客狙同候也 殭飲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目長跪之父以足受 与老人

欺後何也去可厲大事當一面籍前著 此難以口

舌爭也 使羊將狠 上雖若爲妻子自殭

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

獨視偉平亦以故後去一縣中尽笑其所爲游道目

廣如冠王耳真中未必有也 兒婦人口不可用

主臣独不素教我對

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

弓宮 先至誠下爲多戲功 尚公主不相中 從理入口

將次下騎迓迎若兒戲耳 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

任將共人主各以時行耳尚席歸者

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

雖至非至言然心内喜 它物百巨方 事從中生

阿意治小私記 少見之人 如從管中闚天

世家第二十九 五宗

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 脫節墻推

恐不足於財 多特金錢事絶其獄 持說辨以中人

樂酒好肉

世家第三十三

躬自劾責也　僤德非　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

以乎擊頭謝　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　歃和令骨肉

傳第一伯夷

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之也　左右歃兵之

肝人之肉此真右大彰　明較著者也　專犯忘諱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同明相照　伯夷叔齊雖

得太子而名益章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

顯

傳第二管嬰

下令如流水之原　權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世自得

也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忻慕焉俗之所

歃曰而予之俗之所否曰而去之

傳第三老子韓非莊子

其人与骨皆已朽以　蓬累而行　良賈匿藏若虛

鳥無知其能飛魚吾知其游　世莫知其能否

大低率寓言也　皆空語無事實　剽剥儒墨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兌　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徑省其辞　自智其計　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隣人之

父其極慘礉接少恩

傳第四 穰苴

擢之閭伍之中 立表下漏 什表決漏 身与士卒平分 糧食

傳第五 孫子 吳起

汝知而心与左右手皆乎 罷休就舍 敕闘者不博

擲批亢搤虛形格勢禁 与士卒最下者同食舟中

之人盡爲敵国 主少国疑

傳第六 伍子胥

剛戾忍詢 人衆者勝天 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

而逆施之 爲人能辛苦隱忍就功名

傳第七 仲尼弟子

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千鈞之重

加殊兩而移 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

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発而先聞也危也 匆践趙

首再拜 不市怨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衡人怵

玉交彊虎狼之秦 受冠帶詞泰利綿〻不絶蔓〻

柰何 未嘗得聞明教不下戶三男子恫疑虛喝

妙音美人心徑 然其縣薂而無所終薄 委蛇蒲

服以面掩地 且使我有維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

佩六国相印乎　貸人百錢爲資編報諸所掌見

德者　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啄者爲其愈充腹而

与餓死同患也少婿　詳僵而棄酒　去箸安而取

危卑　此其智有過人者毋令独蒙惡声

傳第十　張儀　陳軫　羣首

何不往游以來通子之頸　戒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

去者数日　賜僕妾之食恐其樂小利而不遂

此在吾術中而不悟　爭名者於朝　使豺狼遂郡

羊一舉而名實附地四平諸候面通車馳人走不特力

而至　可立而須輕走易壯不能堅戰　嫁禍

賢其辨而牽其說　多奮辞而少可信積羽沈舟

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虛上舍而自館之

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計無使此者

願陳子閉口毋復言矣　毋爲秦所魚肉

虎之与羊不格明矣　不與猛虎而與群羊

兵不知者勿与持久　跛跗　徒俱

跳躍也　左挈人頭　右挈生虜　無異垂千鈞之重

於鳥卵之上　聽須臾之說造禍而求真福低

愁居憐處不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文也　敢甲凋

兵而相見而口相結

方將約車趨行適料刀

焦脣敝舌　好廢舉興時轉貨賈　廢舉謂停貯也与時謂逐時也　喜楊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結駟連騎排藿入窮閭持兩具

傳第八　商君

公叔病有如下諱時秦祀稷行　王色不許我語事良又時、睡弗聽未中旨　不自知鄰之前　於席也語數目不厭子何以中吾君吾之騧甚也　安能邑、侍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愚者暗於咸事　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當人安於故俗　令民有什伍而相收司事未利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掫十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終日正言而無誅操闔.戟旁車而趨　疑口請見　春者不相杵臼.雖有倨堯不能自高也　舍人無驗者坐放之乎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　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其天資刻薄必也　扶持浮說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与其人行事相類

傳第九　蘇秦　伐厲

釋本而事口舌　屈手受書　顓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被山帶湄　楯館舍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常苦出辭斷絶

人之交　願君慎勿出於口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恐

愒請候　愒呼昌反　立国日浅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

今上容有意存天下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服正遠

者括敝洞　胸近者鏑拿心　斬堅甲　蹶勁弩

聞使者　之明詔　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願乞

其不省身　責僕妾不出閭巷而僕者良僕妾也

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人　故越之鄙細人也　文繡

千純振暴其短

傳第十一　攣里子　甘茂

事成盡以爲子功倍數險行千里功之難　禽困覆

車　禽獸因急猶能低觸覆車　貧人女与富人女會績

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

明　願君以餘光振之　以苟賤不廉聞於世　少与

之同衣　何不快之甚　臣不知鄉所死處矣　年少

耳然名家之子孫　以骨肉重亦戰国之策士也

傳第十二　穰候

非計之功　天幸爲多　是以天達自爲常也

以干鈞之弩決潰瀧取天下之腸胃　貴極富溢一夫

開說身折執奪

傳第十三　日起　王翦

禍大於所得　国内空遠河山而爭人国都　其意尚快
、不服有餘言是足以死　於将軍度用幾何人而足
三日三夜不頓舍　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
池爲子孫業耳　徂麗而不信人　日休士洗沐而善
飲食撫猪之親与士卒同食校名超距　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　物身没　彼各有所短也
傳第十四　孟子荀卿　騶衍　淳于髡
閎於事情　所如者不合　其語閎大不經　中国者
於天　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側行撒席　仲尼弟
色陳蔡　持方柄欵内圓鑿　學無所主　承意觀巴
爲務　壹語連三日三夜六与　處時有得善言
傳第十五　孟嘗君
不奉五月子　長与戸齊　又尚厚積餘藏欵以遺所
不知何人公家之事日損使主家侍賓客　舍業厚
遇之儕天下之事　食客数千人無貴賤一与文等屏
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与客語問親戚居處
飯不等　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見木偶人与
土偶人相語　耿少丈夫　馮先生雖貧猶有一劍耳又
劓維　茅繩也言無物可裝　貨錢者多不能与其息
多醸酒肥羊　勢不兩立爲雄　客見文一日廢

結轡下拜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富貴多士貧賤寡交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　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妄

其中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鄒魯殊

傳第十六　平原君　虞卿

槃散汉　笑群是　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

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　錐之處囊中其末

立見　左右未有所称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　先生不能先生留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

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相与曰笑之　取雞狗馬之血未敢歃血定從　左手

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　公等銀之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勝不敢復相士　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

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樑其兩權事成樑右券以

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　抒意通指　煩文以相

假餙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

躡蹻檐簦　長柄笠　相室　婦人　必於其長者薄而於

婦人厚也　從毋言之是為賢毋從妻言之是亦不免

為妬妻　翮：濁世之佳公子　料事揣情　然虞卿

非窮愁亦不能着書以自見於後世

傳第十七　魏公子

居頃　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　俾視故久
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隱屠間　具告所以
欲死秦軍狀曽無一言半辞送我　以肉投餓虎
尚安事容　欲爲公子死無所辞願未有路耳
公子誠一問請如姬　嗳嗜宿将　父子俱在軍中父
歸兄弟但在軍人兄歸獨子無兄弟歸秦不敢自比
於人　有自功之色　自驕而功之立自責似若無所
容着侍酒至暮
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有

傳第十八　春申君

傳第十九　范雎　蔡澤

留死於秦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能捄　天下五合六聚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出身
以徇其主貴用事久
之罪　有毋望之福有身而入之王
謁君湏与無諸族客子俱來乎　久留臣無爲也來
有結緣梁有縣黎美玉　願得火賜游觀文間望見
顏色　處人骨内之間　社口裹足莫肯鄉秦
駝韓盧而博塞兎溥寸則王之寸　也溼尺則王之尺也
地形相錯如繡　繫斷無諦　木實繫者披其枝

范叔固無羔乎　范叔一寒如此哉　主人翁習知之　賈不意自君能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於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唯君死生之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事尚未足　更醉而溺我縗袍恋恋有故人之意　夾而馬食之　卒然揖館舍賓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　持梁刺齒肥

頎与君爲布衣之交頎与君爲十日之飲　急士之窮結紫綬於要　百體堅強吉祥善事　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批患折难　退而岩居川觀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道足失其所以有長袖善舞多錢事

傳第二十　樂毅

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善作者不必善成以幸爲利義之　所弗敢出也　交絶不出惡聲望有語不相尽以告憐里

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李牧

臣頭今与璧俱碎於柱矣　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監明約束　徒以口舌爲勞　吾羞不忍爲之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　徒以吾兩人在也

田部吏　兩鼠鬪於穴中　以名使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　失勢之時故家尽去　雖老尚善飯
三遺矢　非死者難也　處死者難　引壁睨桂
傳第二十二　田單
齊諸田疏屬　身操版揖与士卒分功　始如處女敵
人開戸後如脫兔敵不及距
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　鄒陽
好哥偉傒儻之盡束而不肯仕宦任臧好持高節
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子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請爲照介　吾聞魯仲連先生齊
国之高志也衛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先生
居視居地圖誠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彼秦者棄礼
義而上首功之国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乃吾今日
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
連不忍爲也　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智者不再計
先燭鄰国　業与王爭流而名与天壤相弊太白
天之將軍　白頭如新傾盖如故剖心折肝相信徒
昏飯牛薄夜半注　偏聽生姦　蟠木根柢輪囷蜷詭
傳第二十四屈原　賈生

嫺於辞令　入則与王畧議国事以出號令　屬草藁未定　天者人之始　人窮則反本勞故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病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自疎濯卓汙泥之中蝉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木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懷瑾握瑜　以身之察、受物之汶、　豪世俗之湿蟻　汨組南士　治行也

鳳凰在笯　邑犬群吠所憍　吳迓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諸老先生不能言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闒茸尊顯　逆曳倒植棄周鼎而保康瓠吉乎告我凶言其菑　澹乎若深淵之靜泥乎若不繫之舟　具道所以言之狀　以被其材游諸侯何国不容而自今若是

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

往來販賤賣買　賤賣貴買　注　有所甚愛姬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此其奇可可居　吾門侍子門而大心之所謂乃引与坐深語　子貸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實非客也　以夫人爲天　以色事人者也　棄而愛施不以繫舉時樹本即色棄愛施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

傳第二十六　刺客

貪小利以自快　善容侍之　女爲說巳者容
且吾所爲者極難耳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旦多
得毛毳以奉親；供養備　老母在政身求敢以許
人　市行者諸衆人皆曰以天年不世　相樂也巳而
而相泣　雖游乎酒入乎　資怂而助福　利七首
血濡縷　其君居遠耒耒　日巳尽矣
髮尽上指冠　且知其事爲余道如是

傳第二十七　李斯

竈上騷　歸除　李斯議亦在逐一　餘後宮克下陳擊甕
叩缻彈　箏博髀而歌乎鳴；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快意當前適觀而已定一尊　天子　聞令下即各次其私
學議之　巷議　禁之便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
吾未知所稅駕父損命遺命廠糧曜馬唯恐後時
懷通懷之邱歸於鄉里　辨於心而拙於口見本而知
未觀指而觀歸　人生居世間譬猶駿六驥過決消
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鹿之宝馬臣得賜之　慈
毋有敗子　赦過不給　請爲君候上問語君
丞相輒耒諸事丞相豈少我哉聞其文書相往耒
耒得其審　斂衽　私家之富与公家君
少失先生人　無所識知　夫高故賤人也　以忠死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也

傳第二十八蒙恬

嘗書獄　皆生隱宮官者　此其中不能无絶地服

傳第二十九張耳陳餘

去抵父客　生平數聞耳餘賢未嘗見；即大喜

頭會箕斂　傳撽而千里定諸侯如前十誡

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　為天下宰不平　漢王与我有舊故願君無腹出口

事敗獨身坐耳　刺劉身無可擊者　立名義

不侵為然諾者　勞苦如生平驩　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鉗奴

傳第三十魏豹彭越

綏願往說豹　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　罵詈諸

候群旦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礼節也　有司治及形

已具　得攝尺心寸之柄雲蒸龍変

傳第三十一黥布

率其曽隅　提空以　卿楚　布甚大怒悔來

布又大喜過望疏爵而責之　此皆為身不願

後為百姓方世慮者

傳第三十二淮陰候

不得推澤爲吏 常從人寄食飯 諸母漂以水擊水爲漂
吾必有以重報母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 中情怯否 信度何等已數上、不我用如
失左右乎 国士無双王必欵長王漢中無所事倍
非言無可与計事者 吾欵亦東耳女能鬻、
父居此乎 素慢無礼 拜大將如呼小兒令、各以
爲得大將 喑噁叱咤千人皆廢 言語嘔、吁
兵號数石其實不能数千 夜半傳廢 先擾便
地爲壁 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前左水澤
非得素附猶士大夫委心歸計 奉卮酒之書
臣多、而益善耳 寛哉寛也 高材疾足者先
得焉 吾如淮陰、、人爲余言 令其劳可置萬家

傳第三十三 韓信 盧綰 陳豨

蘖孫 跋而望歸 国被边 非有大罪急自歸
与将軍爭一旦之命 瘡人不志起肓者不忘親
傳子至子、、无子失候 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 有吏事辟匿 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
出客下 令人覆捕諸客居伐者財物諸不法事
天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傳第三十四 田儋

蝮螫手則斬手齒用事者墳墓 大者王小者迺
俟耳尸鄉廐置善爲長短說

傳第三十五 樊 麗 滕 謹

以屠狗爲事 謝無有閉閱事 中酒 酒酣 賜之
庖酒彘肩病甚惡見入 詔戶者無得入群臣 誅呂
須婘屬 天下稱酈況賣交 賜嬰縣北 第三旨近
我以尊異之

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

好書律歷 主柱方書男之書 鮮衣服箕 身長大
肥大如瓠 側耳於東箱聽 吾念之欲如是辟臣
維可者而 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蒼本
好書無所觀不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 林官蹶張
坐爲大守受故官送 奴婢廉謹爲丞相多甚不
說無所能發明功名有着於當世者 木彊人孝
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
以來其治容 隨世俗浮沉而見諸諂巧

傳第三十七 酈生 陸賈

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 皆掘輒好奇礼自用不能德大
度之言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生自謂我非狂生不宜

倨見長者輒洗起攝衣名為有舌辨士　毋結今兵士權頭結汪　以新造未集之越　天地剖泮　崎岖山海間　越中無足與語至今我日聞所不聞　囊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

而得之　畏大臣有口者　與汝約過汝、給吾人烏酒食極数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劒一歲中往来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数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若問起居何念之深　生揣我何念注意相在两居掌掘耳　為飲食費　游漢連公鄉閭名色藉甚　願得望見　口畫天下便事　使者入通

状見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未瞰見儒人也　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　惧而失謁跪拾謁　客天下壯士也　雪足

傳第三十八　傳靳尉成

傳第三十九　刘敬　叔孫通

軍下利下不利終無离上心令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　願見上言便事　訣與之鮮衣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惡衣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榿天下之肌所附其背此宜奉矜見所長此必欵見短　漢適女送厚　以歲時漢所餘被所鮮数問

道　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杭禮者哉

何足置之齒牙間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礼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謂為不合吉吾不行公汪矣無汙我以尊卑次起上壽　攻吉食啖淡千金裘非一狐之腋

傳第四十　季布　栾布

為氣任俠　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　待問果言如未至晉卯一月見罪　陛下無故召家指勇使酒難近　

臣此人必有毀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　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寇兵接西賢豈相尼哉

賃傭於齊為酒人保

傳第四十一　袁盎　鼂錯

交形未見

意得甚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丞相如有驕主色　請室獄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顧至上前口對狀其語其在吳事中　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　與閭里沉浮相隨行閒雞走狗　博徒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　之猪生所問占孝中裔形名於歐張怏先所　耆之皆不容口消直客深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相丞心弗便力未以傷　枝群　別疏人骨肉　合議多怨公　刘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為矣　好声矜賢意

以名敗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馮唐

卑之毋甚高論　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課

課利口捷給　吏爭以巧疾苛察相高　教兒子不謹　用謹

絮靳陳絮漆其閒　倚瑟而歌　雖錮南山猶有郤　此人親驚

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有如萬分之一取長陵一杯土

黃為黃老言處是也　不能取容當世　父老何自為即家安在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三千公素何衆辱我獨無聞文

乎鄙人不知忌諱　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　上切慕

府一言不相應交吏以法繩之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傳第四十三



中書消受謁　積功勞主太中大夫　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新新如也唯謹　文多貲少　親中裙廁偷廁竇穢裔藪衣

器也裔音豆　槭虎子也　廁行清裔行中受糞者最廁

近身之衣內史主車中自如固當　更進周　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　無他大略為百姓言　實無他腸

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而告歸者来而

帰金而前即七金者大慚　然獨無柰其蓋盜嫂何也

衣敝捕衣　於後宮祕處　子孫咸至大官

傳第四十四

喜劍　刻廉自喜、游諸公　徵陛下臣等當蚤出

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以中辛
以百斤傷光人名為人將軍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
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無錢用以事將軍
家監養惡切齒馬兩人同牀臥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
將門之下必有將類　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
各自具輩馬新絳衣家貧無用具也　又乘富貴禍積
為崇　錢官
傳第四十五　扁鵲　人君心
為人舍長　長桑君　扁鵲師　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
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我之帝所甚樂
未嘗得望精光持謁於前俞附治病不以湯腪醪灑鋭
石橋引案杭奇尉一撥見病之應割皮解肌訣脈結筋
搦髓腦　前洗暢胃漱滌五藏　曹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切服望色聽声焉　聞病之陽論得之陰間病之陰論得
其陽　目眩然而不眴舌橋然而不下　噓唏肢腹魂精泄
橫流涕長潛怒〻承泣悲不能自正形靜如死狀
以陽入陰文蘭藏者生此自當生者越之能使之起耳
雖司命無柰之何　人之所病〻疫多醫之所病〻道
少　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
痺醫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左右行游諸使不

以家為家　生子不生男綴急無可使者　詔聞臣意
治病者有其盡無有者安受李之幾何歲當有何
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如何
驗之可一年所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　病得之酒
且內湯疝　令人不得前後溲　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
病之得內　服無王藏氣　胍少衰不死　當谷流水而寒
甚已則熱　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一而身寒已熱如大
至今不可以見寒一飲汙盡用飲熱去三飲病已大小溲
流汗出滌者去衣而汗肺也沈之而大　堅俘之而大緊盛
怒而以接內寒中　週風汨　飲食下益而輒出不晉
風入中得之欲弱不得国以接內　堅病重柱死法中
齲齒　血如豆比　王六枝　望其色有色病氣　望之殺然
黃察之如死青之茲　流汗數出免於大而比出見大風
柔腸　內寒月事不下　欲男而不可得　嗇而不屬者莫
來難　堅故胃不下　飲食不益輒後之　泄數十出
柔脊剛脊　陽疾處內除形應外　悍藥入宛氣愈深
陰應外一陽中　接內者不可比側藥　四支不能自用
壯疝　痕名多同而診異　不中期死　論藥用所宜
好諸方事悉受之　精方　意死不敢妄傳人
以其枝見殃

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

壯王 有狀有反相心独悔業已拜 察見淵中魚不祥
王如詐病及奠見責急愈益閉 卒踐更輒与平賈
及逞禍大服舍在 長次 使訛謬西王無文書口報曰
有宿夕之憂 孤讓及米 身有内病 諸年上毋寡
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發 其以軍若誠邑降者卒万
户如得大時其有故爵号者更益切因 白頭奉事
臣以無能不得罪行伍開臣非敢求有所将兵且至屠
下邳不過食頃 深入多殺為功 使悉條候於上
傳第四十七 魏其武安侯

除髮門籍不得入朝請 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
如有兩軍整将軍則妻子母類矣 辨有口學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以毀去 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薦
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椎移主上君除吏已盡未盡吾亦欲
徐吏 益疏不用無勢 萬金良藥 兩人相為引重
其游如父子無相得驩甚无厭狠相知脫也 夫妻治
其 数以酒夫得過丞相 独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耳語生平毀程不識不宜一錢效女兒咕囁耳識
為酒不孝将軍他乎 侯自我得之自我損之 腹誹
而心謗 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小誅公平生

数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迕論肩輒下駒
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第今我百歲復皆魚肉之矣
譬如賈堅女子爭言何其死文休也
傳第四十八 韓長孺
死灰獨不然乎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
知其不為狼移行千金丞相盼 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心
意忽忽不樂 天子方倚以為灘相
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
誘騎 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 就然水草
二人自便莫府省約文書 有一胡兒騎善馬
漢之飛將軍李廣老數奇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桃李不言杯自咸陵
傳第五十 匈奴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甚可畜則橐駝驢騾
以言語為約束去其坐長在奉候事星月盛壯
孤兔千里馬匈奴宝馬也 甌脫界上屯守處
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之 善為誘兵少胃敵 諸引弓
則功戰月虧則退兵 善為誘兵少胃敵 薄物細
之民 并為一家書牘以尺一寸以漆惡邪惡之民
故皆不足以離兄弟之讎時小人盜边 我兒子安望敢

漢天子我丈人行

傳第五十一 衛將軍驃騎

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鉼徒人奴之生

得無苦罵即足矣安得封候事乎 捕服聽者伏於穩處

聽軍盡實 如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軍亦有天幸

常坐昏落不遇 乘傳先請行在所 顧方界畧如

何耳不至學古兵法 無以家為也

傳第五十二 平津侯主父

恢奇多聞 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開陳

其端令人主自擇 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

以儒術 恐先狗馬填溝壑 君不幸羅霜露之病何

惠不已 迺士書帰侯乞骸骨 曉乃學春季百家言

游齊諸生間 假貸無所得 為客甚用 功流萬世

雖有覆軍殺將之功亦適定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

下之費 禽獸畜之不為屬人 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 將吏相疑而外 市於外国交 排優侏儒之笑

不乏於前 宿憂久分胃生蟣蝨人自以為更生

壤長地進 無狗吠之驚 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暮施之 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

於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料 遠迎羊

傳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

楊越 楊州之南越 頗有中国人相輔 妾竊帝號耶以自娛方日夜裝入見天子 尚樂擅殺生自盜 鈞治行裝重 齊為人朝具 男盡尚王女 尽嫁王子兄弟有連親昏也 狐疑相杖 取自脫一時之利 犁旦犁建也

傳第五十四 東越

項籍主命弗王 以誨風波為鮮

傳第五十五 朝鮮

有便宜得以從事 具以素所意告

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

略通五尺道 諧此国頗置吏 徙馬棘 火僮

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

今与諸生同舍 家資無汝自業 又宜游不遂

繆為恭敬日往朝如 今有貴客為具召之 并呂冬一坐尽頃 奏琴 為鼓一再行 繆与令相重而汝琴心挑之雍容閒雅世都 家居徒四壁立 不分一錢也 買酒一舍酤酒 身自着犢鼻褌与保庸雜作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嫁特衣被財

物于虛言也楚称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
唯無是公 善舍金注榜人歌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
曾不帶芥 萬端鱗萃 角觸者端似諸角在晏子
堪作弓李陵掌以比弓十張遺蘇武 臨邛諸公皆周門
下献羊酒以交驩 自以得便文尚司馬長卿曉厚分
与其女財与男等同 湛恩注濊 非常者固常人之
所異 委瓚掘蹬拘文牽俗 劲越 長卿固未嘗常
有書 所異三着書人又取去即空居 未死時為一卷
書
傳第五十八 淮南 衡山

殺以閉口喊口也有大死罪階下不忍致法幸赦遣其子母
從屈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閑太子使与妃同內
三月 為士卒衣補 婁無丈家者一船之載當中国数十两
車 不能十分吳 楚之一 脇絶命之書 涕漏臣而横流
皆不以為子兄数 不省録着兄弟数十注騎上下卷
蜚天下歎然若焦 悲驅仰天叩心而怨上 結九江之浦絶
無道事驗明白 吏二百不以上及此者比吏而非其 兄弟
豫音十之口 屈彊江淮門猶可得延歲月之壽 及它逆
相責望礼節間不相能 女弟嫁葉帰
傳第五十九循吏

秋各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如此幾乎脩
乎章子不犁畔 老人兒啼 帝 傳其罪下吏
傳第六十汲鄭
不足以厚天子之使 屋此延燒 不得久留內 其治責
大指而已不苛小 治務在無為而已 性褊小礼 不合
已者不能忍見德人可其奏 何乃取高皇帝 約束
更之為公如此無種矣 湯辨長在文深小苛 隙人
於罪使不得及其皇以勝為功 如發蒙振落耳一偏心
不能無少望 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從民世具馬民
或匿馬不具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階下復收用矣
常有狗馬病 好與事無文法 其慕長者如恐
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 推轂士
常趨和承意不引甚飲當否 有勢則賓客十倍
門外可設雀羅 一貧一富知交態
傳第六十一儒林
廣厲學官之路 退居家教 為治者不至是言願力
行何如耳履雖新必關於足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
味言孝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諫儒 諸山東
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 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
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及是 弟子通者至於命

傳第六十二 酷吏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問道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以危法中都便道之官 為小人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
操下如束湮薪 相造請 無智以御人 乾沒得利矢刋為聲為沒
隨勢浮沒注 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 所治即上意所欲
欲罪子堅更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堅吏輕平者
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文深意不忌事平 刻深吏
多為爪牙用者 舞文巧誠以輔法 往来兩官間寒心
者數月 其治如狼牧羊 重足一迹 不寒而栗
以鷹擊毛摯為治 吏之治以斬殺練束為務 把其陰重罪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令冬月差展一月竺吾事矣
有勢家雖有奸如山弗犯 巧詆下戶之猾以烹大豪
辰牙吏虎而冠 內深刺骨其用罪深刻至骨 微見其冤狀
事以人主意指為獄 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
何暇論絕墨之外也 蝮勢 朴擊賣請

傳第六十三 大宛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有大鳥卵如甕 大骫抵
見漢之廣大項駭之 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蓿極望
善市賈爭分誅 徒其城下水空冗

義不苟合當世亦笑之

千里誦義　爲死不顧世　專趣人之意　短小精悍

以躯昔交報仇藏命作奴　振人之命　其陰賊着於心卒

發於睚眦　如古雲　與人飲使之爵非其任彊心灌之

爲人請求事不可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



力因不如逢年善事不如過舍　女以色媚　公卿皆曰閎說

以濯船爲黃頭郎　獨自謹其身以媚上　嗜吮之

坐法腐給事狗中



此爲不飛則已一飛中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豈　有說乎

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不過一斗徑醉矣　親有嚴客　卷襲

韝臂捍鞠也　腿惡時賜餘歷　朋友相交游久不見卒然

相觀歡然道故私情相語　前有隨珥後有遺簪主人

留髡而送客　羅襦解襟微聞簿澤　髡心最歡

酒極則亂　馬病肥死　莝之於人腸腸　抵掌談語

請歸與婦計之　山居耕田苦　又恐受脉柱法爲女奴

觸大罪　持廉至死　階楯皆沾寒幸而立

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　好讀外家傳語

竊下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 游心驚聽
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
上方讀之止輒也已其處讀之二月乃盡飲已盡懷其飲肉
持去衣盡汙 避世於朝廷聞 陸沉於俗避世其馬門
子孫長榮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寡隅坐徒
徒得空寵造 詐成辞妻言
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狀河伯留冢客之文

傳第六十七 日者
天新而道步人 復理前語 攜
何以里污長者 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
虛高人禄命以說人志 夸永拜謝
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 辟 譬無異於操曰刃刼人者
從姬歌児此夫馬蚤不操手 派者也攻而不周弦刃也
分策正計旋式正棋 騏驥不能 與罷驢爲駟
屏語相謂 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 見性好鮮婦未卜對之顏色嚴
振未嘗見齒而咲也 聚會占家周之某曰可取婦乎五行家

曰可堪興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言叢辰家曰大凶歷家
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

傳第六十八 龜筮

蓍久則不神 灼龜觀兆 三王不同龜
下有伏龜上有兔孫 擣蓍 新雨已天清靜無風
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 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
得名龜 百言百當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
爲屋不成三尼而陳之 祓去王靈之不祥

傳第六十九 貨殖

鷄狗之聲相聞 至老死不相往來 江南出相梓薑桂金錫連
鍇之 未鍊者中國人民所喜好 此寧有政教發徵
期會哉 日夜無休時 商不出則三寶絕
齊冠帶衣履天下 禮有所有而廢於無 天下壞之皆
爲利往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治産積居與時逐廢者鬻 蓍居者音貯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用事僮僕同苦樂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耕則常飢桑
則常寒 子欲速富當富耆五穀
夫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休則搖家作巧
跛鳴琵琶跕屣游媚貴富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果隋蠃蜯蛤不待賈而足此皆窺偷生苟具隨嬾之
謂也

閭巷少年功剽推埋劫人佐郊搖家鑄幣任俠并兼借無報
仇走死地如驚 趙女鄭姬設刑容挾鳴琴揄長袂躡利屣
自挑心招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莊閑公子作色相
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素封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此者命曰素封也 駔會周人既纖嗇也 子錢家博戲
惡業也 販脂脣處也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枝
也而鄧氏韋食胃輔簡徵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
鍾 臣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傳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
法家嚴而少恩 糲粱之食 奉音不盡其哀
名家苛察繳繞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周
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
所欲論著矣 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
史計石室金匱之書 維三代尚矣牟紀
不可考蓋取之譜牒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
儒墨之遺文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 扁鵲言醫為方
者宗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

大臣宗室以佐廖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然其指風諫奉法循理之吏不代功矜能百姓無称亦
無過行 正衣冠坐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 自孔子
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得之間文辞縈如也
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非獨己愛能亦各有所長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吏公仍父子相
續纂其戒罔羅天下放舊聞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整斉
百家雜諸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說百三十篇



五代新說

余成享之始着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後與好
事者談武以好叙錄国時摭握隨記疏之因而詮次遂
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凡三十篇分為兩卷

帝王　符命　忠節　孝道　交愛　義烈
諫諍　誠感　儒學　詞林　著述　博宗
敏對　武畧　膽勇　識量　方雅　簡素
廉讓　周給　止足　惠政　道述　攸塾
朝讌　隱逸　任誕　叙異　歎逝　烈女

帝王

梁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猪字叔達初為雍州刺史舉義
殷齊東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来降
以為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帝猶子臨賀王　正德又圍
臺城；陷帝孫永笑侯雅叩邵陵王子
入見帝曰可一戰不曰不可歎曰得既自我夫一在命不預
子孫夫復何恨景由帝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叙
簡文帝諱綱字世積景由帝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叙
曰有其王事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作五言詩曰天道何茫昧
萬途那可相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寶劒還
蔵匣龍遂陸居有鬼聊愚勿無情堪著書帝燕帝知
不免因大酣醉後以玉囊加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棟為
天子俄而篡位相東王諱高緯字世成祖第七子命大尉王僧
辯司空陳霸先繫景破之誅景即位為元皇帝都荊
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觀戰為詩曰落星依遠伐斜月
半平林微兵資埃王畳鼓亂挺金單嘹接百米芳餌
不千尋從草所以樂梁王有亦心俄陷被殺將崩為
詩曰長夜無歳月夫知秋與春原陵五谷樹空得動耕
人又曰南風且絶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蘭蒿里終非樹
戦時太尉與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還舊京為

王太尉大子與北齊通好司空惧其有變襲衣殺太子是
為敬帝諱方智字惠相帝即位封司空為臣王陳王受禪以帝為江
陰王陳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先字興国即位三年崩元子臨川王嗣
位是為文帝諱小惇字子華七年崩立太子是為廢帝諱伯宗二年廢
文帝第安成王立是為先帝諱頊十四年崩太子立是為後
主諱叔宝六年陳滅陳以後王歸封長成王後主惑於張
貴妃常居內游宴不閱政事故隋師至而禦濟江陵詩
曰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望極青波裏思盡白雲中
北齊高祖武皇帝姓高諱歡字賀六渾魏拜晉州刺史進渤海王
位相國崩贈齊王謚獻武嫡子嗣位是為文襄帝文
宣帝立追尊高祖為武皇帝文齊王諱澄字子惠嗣為進位
相國齊王將受禪為食邑奴蘭荊固進位食次崩謚文襄
大原公嗣位是為文宣帝進位追尊曰文襄皇帝顯祖文
宣一皇帝諱祥字子進嗣位相国齊王受魏祥十年崩太子立
是為廢帝廢帝諱殷字正通即位叔父長山王嚴帝自立
是為昭帝諱演字延安一年崩徵弟長廣王立是為武成帝
諱湛四年傳立太子自稱太上人皇帝崩太子立是為後
主諱緯字仁綱十二年周幾齊以後王歸長安封溫公為詩曰
龍樓絶行迹鳳闕永無因獨知明月夜遥相鄴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翻魏進位太師崩謚曰文公嫡子

嗣位是為閔帝受禪追尊為文帝門帝諱毓字陀羅尼嗣位大
家宰封周壽寺受魏　禪依周制攝夫生是文帝猶子為
家宰名護即晉陽公執政以帝受禪至是廢帝立帝兄寧都公
為天王是為明帝諱毓方字統突三年家宰酅帝崩立帝弟
魯公是為武帝諱邕字祢羅突誅家宰十八年崩太子立是
是為皇帝諱贇字乾伯稱天元皇帝二年崩太子立是
為靜帝諱衍以清公輔政進為清王二年禪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諱堅本如普六如受周禪二十四年崩太子立
是為煬帝諱廣小字阿麼十二年幸江都宇文化及殺帝於
溫室大唐平江南謚曰煬梁武帝兩髀駢骨項上
符命
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興所居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
者體輒肅然
梁元帝皆有黑子相曰此大貴之兆也
梁武帝張太后忽見庭前葛蒲花左右無見者取
吞之而孕為齊神武少時夢屢星而行曾與同
志數人偶於迥澤中第室有犬出嗟殺鷹帝射犬
而已至帝曰貴不可道去數百步還顧無所見
齊文宣帝雖身重深曾天門、晉陽有沙門仡愚
有三人出將辱第有老母兩目盲匍匐出曰何敢
與大家爭三子乃上毋言善相閻相謂人皆出卿相

尔智呼為阿禿師帝與諸重児見之歷問禄位至
帝無言而指天
周文帝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纔上至二故帝未受
禪而崩皆有黒子宛轉若龍霞之形手垂迴膝面
有紫光
陳武帝初夢天開數文有四人朱衣捧日令上吞之
及覺復中猶熱獨負之隋文帝生於馬翔般若寺有
尼曰此異来児所從来甚異不可以俗開處之乃自撫養
皇妣曾見帝頭有用身有鱗起駭而隋地自外至日
已経我児今晚有天下帝額有五理入頂回光外射
有文在乎曰王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為陳所殺故吏倉曹未陽
與陳徐儁射書曰庶孤墳就築或非術士之燕豐碑
或奇空留墮淵之人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萬之夫
滄溟島上猶有悲田之客徐義之歛琳百葬之於八
公山之上
北齊王侍中紘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
尔有大苦帝曰去何曰長夜荒飲亡国滅身所謂大苦
帝默然
隋大將軍賀公弼會突厥来賜射一發中的文帝曰

非爾無能當之命公拜而祝曰若亦城奉國當一發破之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破不帝大悅曰此大賜我也

儒學

陳張傳士議諭議温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麈尾初成日雖多士如林堪捉者獨張議耳便以授之令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士命講素麈尾以未至勅取松枝以屬議曰可伐麈尾即後之一故事耳

詞林

隋二劉生太劉名悼河間人小劉名炫信都人結盟為交好學不倦雖衣食不繼澹如也著王經義疏諸儒論古今滯義前賢不通者大劉生昏明之時人伏其精博小劉亦亞之故称二劉

陳徐僕射後陵文雯舊休多有新意孔錫尤美為一代文宗初便於齊一人留之致書揚僕射惜曰晨肴蔬寫心赴江淮皆望幸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何足走趙魏之黃塵加齒并之白骨遂使陳平拱齒長懷向漢之悲西路孤墳恒襄鄉思之夢僕射言而得還隋國子一房博士時連蜴帝曾問文子有文與以否朝臣不對乃進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以此即王者房中樂着於雅頌帝悅

敏對

梁王冊湯忻恃宴高祖問曰朕為無咎曰陛應萬物有体至理為無上稱善

忠節

梁太子率更徐公榦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衆皆奔散

摘巍然曰侯公當以禮見可得如此景乃下拜
梁吳興太守張公秉侯景使人說之乃斬之逆擊景、益
兵攻城：陷戎服坐廳事館之以刀終不為屈而死
梁沈中丞洽見侯景、怒橫力於膝瞋目叱之洽正色謂景
曰舉兵
向闕赦過結盟口血未乾而又翻皆死生有命豈畏逆臣
之手不顧而出景後竟殺之
北齊東雍州判史傳公休周武帝破齊遣其子招慰之
荅之曰北見為臣不忠為子不孝願斬之號荅天下及高
阿那肱召公問至尊所在曰已被執入周公乃大哭入
聽事前北面哀號然後出降周帝執其手
孝道
梁袁光錄昂母憂將極過江而遇風駭乃縗衣者柩折言
平齊唯見公一人
周沉溺餘舟皆沈唯獨獲金梁孔金嵩休源至孝每見父
手寫所必哀慟流涕
梁劉洗馬芑七歲時見諸故即泣母以其畏憚怒之荅曰
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叔相似故以中悲自而敬敬母亦
悲慟梁陶黃門季直五歲喪、在時深衣於外後贖歸抱
之號泣聞之酸感
北齊趙郡公高叡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資

於事父則流涕及喪毋擧声則絶遂長柔胥立

周曲公字文廣患經年毋李氏尒以成疾而歿公居喪委慟而終時人謂毋為子歿子為毋死孝慈之道極於一門

交愛 北齊李中散岳弟庶為館章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日死館漳獄中、散庸之終身不經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元氏

梁邾吳興悁少時高祖問讀何書荅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司應曰德惟善政、在養洮高祖稱善詔尚公言

梁蕭侍中子顯侍高祖曰我為通史衆史可廢荅曰仲尼贊易道黜人素書述職方除九丘聖製同符復在今日

時為名對周韓大將軍果有勇畧破稽胡、悁其勁提號為着翹人太祖曰着翹之名寧咸飛將

周荅少保祐與齊轉悁有有厚衣長刀者直進侍其十步一發殪之後有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鉄

虎

隋右屯衛麥將軍缺文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以為盜被悍為官戶配執傘每罷朝往南徐州行劫明旦及牙陳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功及徙遼謂

贈勇 北齊將將軍彭樂從神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入

深被刺腋出不盡載去復戰

隋折衝郎將沈光初仕陳、入隋驍捷倫絕禪定寺幡竿高十丈適懸纜斷非力所及先口銜繩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平芝昏於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十數步觀者驚駭征遼東上衡梯十五文城上競繫之而墜未及地得過垂組接而後上者數回帝召下大悅即為折衝都尉

識量 梁左率你有客失火燒十餘物并金寶聞知初不在意客惧走追而慰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惟有一人輿之獨還無所箕問

方雖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國泛舟數請奏事樂久而不荅徐而誅大中詩曰何及絲與竹山水為清音憨而止

梁徐僕射勉曾夜集有人求官正免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蘭素 梁江會稽華代還唯秉一舸徧歌不得安臥或曰歌徧濟險宜以重物均之既無物及於西陵岸取石十餘段以實之也隋房司隸彥謙清分曾謂其子曰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廉讓 梁吏部郎奉幼時祖母集諸孫敢棗栗於牀上皆爭

之而獨不能問之荅曰不敢自取當得賜中表異之

周紘 周紘德陸公通祿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患貧而貧也

止足 梁陶黃門季直歎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辭病歸

惠政 陳孔晉陵奠單舸歸郎中大曰悅號曰神君

隋齊州趙別駕轉伐還父老泣曰公清若水請酌一盃水奉餞受而飲之

道得 北齊陸法和初隱於江陵及侯景又將任約攻江陵梁元帝時鎮江陵令兵隨法和指之至赤沙湖法湖不分胃汾流而下迂曰彼龍正睡吾軍之龍甚躍即命攻之約大敗透竄不知其處法和曰吾先於此淑連一刹雖名為刹其實賊摽當約取之約果抱刹仰頭出鼻就而擒之又曰侯景即破蜀賊當至俄而武陵王起兵於蜀又於襄陽地北大樹下掘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欵出不得已數百年不逢我者豈見天日後文帝疑其為人遂還京白垂塗門着麤布衣大繩束腰坐茅庶終日及魏破江陵乃取而着之天保半歸國死後屋壁破落其下書曰天年天子為尚可日天子急如大周年天子通代坐又曰一毋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為坐婁太后生文宣帝

昭帝武陵帝文宣十年其子廢帝百日昭武帝一年
武陵傳位後生共五年焉

任昉 隋安平公宇文愷遷東兩京都皆云經始以煬帝北述
敦誇戎狄作觀風髮上客侍衛數百人離合為之施
輪軸推移條忽若神功我狄見莫之不驚駭煬帝大悅

任官 梁曹江州景業秉車繁部謂左右曰我昔鄉里騎馬
快如龍拓弓磬應声箭如餓鴈叫平澤逐鹿耳後生
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今来作貴人閉置車中
如三日新婦愧之使人無氣

任誕 梁蕭湘淑茶好賓客時瀕来領事声譽湘淑曰人有
不好惟興著書勞神若思仰眼脉上唯看屋梁豈如幅
清水對朝月肆意酣飲遂恣情古賞

梁魚弘語人曰我為郡所謂四畫水中魚驚畫山
中鹿車鹿畫田中米穀畫村里人隸畫文夫生如輕鹿
西窮草四駒之過隙遂恣情古賞

北齊朝僕射晉朝好容愛酒一席萬錢猶嫌其薄辭
不士曰癈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翻故紙為

隱逸 梁陶隱居弘景少時得葛洪神仙傳畫也研尋便有卷
僕射百餘日便謝之也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白日不覺為遠遂居句容之句

曲山云是弟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天自號華陽隱居
時受松風每聞其鶴悵然為樂
梁陶隱名孔景毋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執
香炉諸之已而娘坐隱屋逐貨隱興齊宜都王善王
破誅夢来告別因訪凶中事逐著夢記
陳徐僕射陵毋藏氏夢五色云化作鳳集在肩而已
誕之寶誌師摩其項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人
目有青時一人以為聰明之相
隋户部樊尚書子善討縫郡賊汾水之化無善惡皆琉
之過村塢即焚之及病將死見断頭鬼前後重水日無
所為厝
藏之諾腴 合病入第六卷内
馬交犯長沙向鄉林杆之不敵潰道遇交將方舟而来
家人輩惶惧知弗脫矣賊求鄉林受委以開僉無惧
色自語賊曰又欵我當以車馬来賊許之委即盛飭以
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宿興至即奪
而登既遇可望賊舟不甚相遠委忽語興卒欵少上
群卒乃輸轜委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絶吳賊相顧不發
節林亦懲然而去
毁庙食 梆之桂陽縣東有庙日九江王所祀之鬼乃吳布吳芮

其教也紹興蘭劉顧為守乃謂九江王項羽所偽封芮
教進義帝而布殺之放弒之賊豈容庙食遂毀之荊
門有五子胥庙南軒張先生首平之蓋子胥異視之
為忠楚視之為讐言尚安得血食於衆悉之地耶劉張
所見前後契合悕哉

蜀將師不利 自古取蜀將師不利漢岑彭来歙討公孫述連剌客
之謂魏鄧艾鍾會討劉禪晉族滅後君郭崇韜
康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背死國朝王全斌崔彦
遠討孟昶皆坐殷開問楊臣禧源李好義討吳
義皆為李子文所殲近余玠為宣諭九十年不令終

賊畏不改姓 京垂李銮欲以女妻戎昱令戎改姓戎辭為有千金
未必能移姓之自貫休以詩謁錢王云滿堂花醉三千
客一釣霜零十四州王喜甚遺人論之令改十四為十
四可相見貫休乃曰州尔難添詩亦難改故云孤野鶴
何天不飛逐入蜀事猛知祥事與戎昱相類

拜 拜尔多儀矣九拜者也稽首也九拜方也稽顙者頭至
地也荀子大畧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乎衡曰磬折頭
與腰平曰平衡也頓首者頭叩地也太甲拜守首者
蓋頭至地而留之稽久也法帖平首元帝與王導帖
賢稽頓首蓋尊師傳得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

者君相答拜非也其稽首也空手拜著頭至手所謂
之拜乎也雜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雜拜也奇拜者
一拜也褻拜者褻昔振再拜也亟拜者拜而後稽顙
也吉拜者振動戰慄也之拜之古人之拜兩膝俱也
外今道士拜是也或曰有父母荅拜其子姑舅荅拜
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等而受其拜亦非伏
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欽自尊更而為跪樂庾曰
長跪問天君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
之也男子不有跪秦王問范雎請蓋君前臣跪久前
子跪是也凡膝地而立而惟吏把狄之拜曰膜拜仝
緇之拜仰兩掌以受顙是也天尊君之禮不過曰誠
惶誠惶頓首以今折簡平交必曰皇恐百拜曰皇惧
拜又曰惶惧踧踖拜又曰惶恐肅百拜申稟何也
温湯温泉有之者不一福之城外之池頗寛禄之初熱
流之未温流溢百步可以謳田膏夠非專待浴者
而已庐陵大哭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
駉路之側温而不熱覆以蚕室往来者便浴為饒
川銅山熱可烹飪其流分為二汇其陰泉常寒陽
常沸飛露如烟雖雪霜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
硫黄氣腥而良浴者可以愈疥崇人五峯山下有

湯常温能營人肌膚潤人顏色張元書一詩之曰誰知
馬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荅之者疾俱塵
多吉祥事獨不腥者豈神仙浴毋之所沽馬後人耿
至歙之黟山第四峯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硃
救吏蔡邕親亦膚舍設盆杆以浴病者病無不瘥蓋
未砂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
甘宛然清潔如故取南仲徐元龜皆有文以記其異此
泉不可與硫黄湯同日而語矣
長安語音 唐人都長安語齊非東南北於語句攻之如綠浪東西南
路紅閘三百九十橋十當為謁也為問長安月如何不
恩又切 晓来凿獨恐傷神恐當為共也復人皆倣而為之如
三十六所春官舘一、香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示
我十年感遇詩又如但中姓為檀紹興問南有堅司但中
庸是也今婦人見人則當百福彼此道勝常勝字當
為升字蓋王廣當詞曰新睡起来思旧夢見人忘却勝
常此音律詩不知此則不協律矣
杜子美父名閑杜詩中無閑字王荊公父名益故所著
無益字東坡祖諱序故為人作序俱之叙又改作引
字張芸叟父名益故表中改云此及伏偶皇帝陛下

今人上楸之用此乃非也閉門學易程夫子清坐焚香
范史君蓋燒香士夫文之清致也此不可與奢侈者倒論
當致沉香之所產莊一真蠟北為上占城次之而真蠟
之中又有三品綠楊為上北之三泊佛囉安為下矣大槩
結生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周當
致之氣躰然沉之形上多異形如犀角沉也形如蕊口
沉也如附子者附子沉也如梭者梭沉也又不可專取
真躰與形似也試之亦有方矸之入水而微有芦者有
先沉而後浮者有先浮而後沉也有似沉有似浮而
美水者又當先其氣質而後論其沉浮也余嘗斷以
一說龍涎不必合烏里真里慱蓬萊鷓鴣攪速不又用
但以大黑片辨沉置之列大上而以篤辱加沉片之上待
其沸則置片腦於篤辱之汁中其妙足矣蓋此外多
搖颺不則之香不若此清而雅也余人謂香有富貴
四和不若突四和臺閣四和不若山林四和蓋荔枝殼
甘蔗滓乾柄葉芳山黃連之類名有自然之香也
謨及之
自元豐以孟子為邹國公廟在兗州之邹縣政何五
年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子丑以下從祀加封
爵烏柴正子克雅國使公孫丑壽光伯萬章慱

輿伯告手不害柬何伯孟仲子新秦伯陳臻蓬萊
百亢盧昌樂伯屋廬罔連奉符伯徐畔仙源伯陳伐
沂子伯彭更雷澤伯公孫子平陰伯咸丘家嗔城伯
高子泗水伯尭應膠水伯孟盛一括萊陽相季孫豐
陽伯子叔子陽伯自渡江以後鄒魯陽絶而孟子無庙
其配食從祭學者四十知之後有機緣舉而行之幸
君有君國鄉有鄉劉郎有郎曹夫称人曰君曰鄉曰
郎者皆所以貴美之也曰平原曰高於漢牌曰府君
東坡白何止容君數百人用周顗故事王茂弘之流也
王子猷受竹木曰為此君尊尚之無可疑至於鄉則
有不固曰荀鄉曰虞鄉杜陵少揩花將而鄉之曰人道
花鄉鄉世無似乎溢矣及善鄭果語宋璟云中丞柰何
鄉五郎乃知鄉亦可重而上可輕也然宋璟復鄭之語
曰尔非張傢何奴郎之有膏孜武承嗣謂二張呼為五
郎六郎安禄山長材甫呼為十郎王繇畏王鉷呼為七
郎宦者不名敢季輔國呼為五神是承嗣輩奴事於
人而称之明矣似乎郎上不足為美若然則少陵詩中
送蘇四郎答鄭十七郎何郎諸郎沈郎等皆一例称奴於人而郎称之者論
之不可也余謂孫郎周郎文少人年勳業才名貴重人義以郎不敢第行称

者斯足喜數不然則中山何自稱曰前度劉郎者必非敢子張林王盧裴伍也或自鄉君郎之外獨以行稱而如高三十五歐陽九蘇二之稱又何卿稱令人若此必憂其嗤罵矣吳下風俗尚移細淺有文必教之樂意以待談宴者之呼使令莫送奉承惟恭盖覬利贍家一切不顧名為私枝實與公枝無異也長大則術為妾狼戾則籍之官動以千計習俗薄惡莫此為甚鄰郡上有来若吳之繁也天台陳潤道侍吳氏文一為殊益風教吳氏者錢如者餘天屬之舜亦可移養文旦夜望長成不未必為民妻百金求師教無便望將身贍門户一家能將不自怜旁人視之方垂延朱門劇屋爭妍麗百討逢迎主人意常時疎棄自怨啼一旦承恩多妍忌古人怕為蕩子夜孤眠唉雨今人甘為貴人妾得意失如意花上月蕩子不福寧空房主人喜怒多不常吁使潤道為吳守二年則舊跡將一新矣

酒名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滿桃西京也行業務北也士窘春榮陽也不練春富乎也燒香劒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國孫有清油甴酒曰世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筒酒又以黃酎醒酒曰洞

庭春色此古人名酒者也至我國朝京師造酒惟內酒
坊酒法庫上皇朝始置尚醞局其外諸名殿親王府與
主第勳戚之家倒許釀造聞賜以美名惠恭后殿曰儀
德寧后殿曰坤儀德隆殿曰月沈瀾聖后殿曰坤珍宣
仁高后宅曰香泉欽聖后向宅曰天醇欽成未后宅曰瑞
緣昭懷劉后宅曰王腴明達劉后宅曰瑤池燕怠曰迎
驛趙邸曰瓊酹曰玉液蔡邸曰春泉鄆邸曰瓊酸景
邸曰雲腴濟邸曰浮春曰嘉成肅邸曰蘭膏昌王宮
曰瑞露、王宮曰親賢李遵勗曰金波王師約曰源瑤
李瑞曰襄驩王詵曰碧香張敦李曰靈夜曰醽醁曹詩
曰成春曹晟曰保平潘正夫人曰慶源曹混曰介壽蔡京曰
居臣慶會鄭居中紳曰清醑蔡絛曰樣率童貫冠曰榮
功又官府所造開封曰瑾泉落口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
平豐亦樂賜名曰眉壽取用不同而惧得古人名酒之意
處九卿二千名之列若接士則一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
君之其好賢樂之士意亦棨然可觀矣及高以賀故人
見乃止食之以脫粟寢之以布被豈弘之奉養例以非
薄邪抑故人者私有以處之不在三館之劉耶否則賀

險詖
公孫弘在相位大闢舒閤以賢延所謂館閣則各有別
曰欽賢曰迎衬曰接士欽賢以待德任毗賢之賢趙衬以

士子也館之接士者姑若是而所謂趨欽之自別有有待上客之盛禮耶弘之詒是未可知也獨怜金之登顯仕者真取膏貴要則有効勞祖送水陸具陳声奴交集曰折姐也搞從也曰共不尽也曰篋不坐也巧名色献諛貢餌惟恐継富之不奢至於孔士及待親胡則不過具草鵝煩辱食而已曰真率也曰亡真也曰公歸篋底也曰厨傳曰蕭條也記　声色距人千里惟恐周急之不儉是何輕貧賤而重富貴若是其甚耶高賀有云脫裘布被我自有何用故人為又曰弘内膳一殺其儉詒也意

嵗見交人談笵蠡文云愚恐交其入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賢経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惡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者可不警讐恥於千載之前正禮儀於萬世之下吳江三高既越之笵蠡晋張李鷹唐陸暮韵王也放之世代相去甚遠際之名節乃大不同切見笵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国以利誇太宰嚭喜而脫被句浅鼓兵郤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有戴而西施子而宿適旦古之隠者自称草野易稱高尚不事王侯如蠡者致産累数千萬而変姓名於齊陶轉位逐付一利而晩踪跡拾江海語其高節則未

可謂之智爵則有飲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叱當無遺勝地之上着此不其載天之讐其視菰美傳美獎徒名爵筆林茶毫短棹江湖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聯鑣釣雪耶載觀往證應故近吟孔江王逸庙柳楊紹興劉領謂放殺之賊而毀其曰八伍子胥之祝荆楚而軒張公以警源之人而其平祠事正相符言不容過可笑吳痴亡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劉清軒見識固已深千年家国無射恨只合江邊祀子胥黃東浦賜誚尤不淺得在罪名勝難並清高所合祔其祀於斯堂況其軀於濁水別議高尚如季鷹魯望者無其祀庶幾笠澤之高風益凜於之夜月增明不惟公論可以大伸抑且風教實非小補此文蚩近乎亦刻有議論存焉因錦記之

徐就矩上又有方發於書狄提之意方入學使之學是也故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通稱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之名次一箇身已教化三千徒弟真中入七十二賢士但者七十者舉成教也尔是小小學生八歲九歲底兒子古人八歲始入小學也佳者好也作者為也當好為人者之

人可者旨也又當肯如此知礼節不知礼無以立若能
為人知礼便做孔子也做得凡此一段也二十有五寧而尔
字居其中二截是孔子之聖也節是教小兒學做孔子
其字盡從崔者欵易於書寫其語言叶韻者欲順口好
讀已士子礼四字是音韻相叫也之一字助語以語上文
紹畀間張荠實擴知剂語行紅霞帔禎兒轉郎夫人
詞有曰某官某兒柔惠宅心温恭率履早備掖廷之
劉君名風夜之勤積豐弥旁渙恩斯屋又紅霞帔
鄭二十八侯九娘轉尚字詞曰以尔内翁誠信外尽恪
勤風夜在公禮無違者蹲幷尔秋庸尔朕恩又紅霞帔
馮十一娘張其奴劉翠好劉十娘轉典字詞又紅霞帔
鄔倬兒紫霞帔王受奴轉掌寧人典記刑廿二轉司字
又掌閣劉鬼添宜轉典字紅霞帔王八兒轉掌字夫
以官禁百扒事之人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躐進所
以轉迁資品皆有詰詞以示寵褒上是国躰然馮士一
邢二十八
一兒倬兒之多殊覺不雅有来王言曷不以柔惠懿美等
或一
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体必也正名乎此之謂也

一唐人詩中周事平又哄令人不同嘗言之於全矣今以未言者耳言之唐高謙春雨如詩云灯藥昏魚曰薰炉呵齏膾縈字平声今作去声王建贈李翔僕射旗旛四面下營捆子詔頻未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戰不知坐縛入唐縣朝桃字平声今作上声用贈曰待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留貧綠窓紅獨酒收新請平声用劉夢德贈曰本僧知藏詩云為問中軍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醫以寧字為平声學山甫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怜鸚鵡客誌公篇賞麒麟兒以麒字為去声杜荀鶴緣貧鳥墓詩云詞誦官自麻衣衍怨至死特以為怨以声為平声矣元微之春游篇歎中心嬾慢轉怨意闌散以散為山以去為平声矣本朝李平叔和韻云望云驚岳時懷旧谷雲散上以散為平声也今世人稱諸樂王謂之樂王也此時家給擾放散如此則黎国樂歎所放散之樂矣此事余謂不然唐散乃云声矣

## 品茶要錄

宋黃儒字道文連安人

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連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興靈芽真笋往往已士大夫沐浴膏澤詠歎升平之日久矣夫休世地落神

觀冲淡惟茲茗飲為可喜因林上相與摘芟異劑
捲鬻薪而趍時之好故殊祀之品始得自出於榛莽之
間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翹復起閱其金餅味甚云
腰當奕然再夫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員壞偉絕特者
未嘗不遇時而後異況於人乎然士夫間珍藏積詩
之其非會雅好真、、、未嘗輒出其好為事者人常論
其采制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誠之湯火審於繒素傳
翫子時獨木有補賞鑒之明耳蓋國民射利膏此其
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評予因閱收之暇為原采造之得
失較試之低昂次為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一采送過時

茶事起於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
其次曰二、大、之茶已次一大矣故市茶芽者推同出於三
火前者為最佳尤喜薄寒氣候陰不至凍茅發時尤晨霜有造於一宵遇霜而三秋霜
則三次茶時時不至於暄則穀芳含養約勤而滋長有漸采
工不憂為矣此試時泛色鮮白隱於薄露者將於佳時
而然也有造於積雨者其色昏或氣候暴暄茶芽漸
發采工汙子董清揀摘不給則制造雖多佳為常品
矣誠時色非鮮白水腳微紅者過時之病也

二日合鹽煮

茶之積絶者曰闕曰亜闕其次採茅茶茅闕品雖最上
園户或止一抹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且物之変
勢無突而入之耳目有盡故造闕品之家有昔優而今
芬前負而後勝者雖人工有至有不至亦造化推移不
可得而擅也其造二火曰闕三火曰亜闕不過十数鋳而
已棟茅則不然徧園隴中擇其積美者甘其或貪多
務得又滋色澤往往以自合盜葉問之試時色雖鮮其
味澀淡者問白合盜葉之病也

三入雜

物同不可以容為況飲食之物尤不可也故茶有入它
草者建人師為入雜誇列入柿葉常品入浮楷土葉二葉
易至又滋也邑澤園民欺售直而為之試時無衆紋甘
香蓋而浮散隠如微毛或星〻如絨絮者入雜之病也
善茶品者側蓋視之所入之多寡從可知矣鄭音上下品
有之近雖鋒列亦忽勿使

四蒸不熟

穀芽初采不過盈掬而已趣時爭新之孰然也既采
而蒸既蒸而斫有不熟之病有過熟之病蒸不熟
自雖精芽所損已多試時色青易況末為麁入之氣
者不蒸熟之病也唯正熟者味甘香

五過熟

茶芽丌蒸以氣為侯視之不可以不謹也試時色黃而
粟紋大者過熟之病也然雖過熟愈於不熟甘香之味
勝也故君謨論色則以青白勝黃白余論味則以黃白勝青
白

六焦金

茶蒸不可以適久、而過熟又久則湯乾而焦金之氣上
茶工有之新湯以益之是致薰損茶黃試時也多昏紅
氣佳味也七厥黃

七厥黃

茶已蒸者為黃、細則以入捲模制之矣蓋清潔鮮
明則香色如之故来佳品者常於羊睆閣衛蒙云
霧或以鑵波新泉懸胸問得又投其中蓋欲鮮也
其或曰氣烘燥茶芽暴長工力不給其采芽已陳而
不及研、或出宿而後製試時色不鮮明薄如壞卵
氣者壓黃人也

八漬膏

茶餅花黃又如蔭澗者榨不乾也榨欲盡去其膏；
盡則有如乾竹葉之思唯吾飭首面者故榨不欲乾
以利易信試時色雖鮮白其味帶苦者漬當之病也

夫茶本以芽葉之物就之搓模既出搓上筐焙之用火務令通熇既以灰覆之盧其中以熟火氣然茶民不喜用實炭雖為冷火以茶餅新温欵速乾以見信故用火常帶烟焰焙多捐失看候以故薰損茶餅試時其色皆紅氣味帶焦者傷焰之病矣

十辨堅源沙溪

堅源沙溪其地相距而甲隔一領其輒無數里之遠然茶產頓殊有能出力移栽植之尔為土氣所化竊嘗怪茶之為物尔其枵心猶得也而後是豈水給者胏徧種粹杵堅源豈御焙占此大岡巍隴神物伏護得其餘蔭耶何其甘芳精至而獨擅大下也觀夫春雷一驚筠籠纔起倍者已擔簦挈索於其開或先期而散留金錢或茶纔入筐而爭酬所直故堅源之茶常不足容所求真有傑猾之国民陰取沙溪茶黃雜就家捲而製之人徒趣其名曉視模之相若不能原其實者蓋有之矣九堅源之茶售以五其道大率倣此然沙溪之源民亦勇以利或雜以松黃飭其首面凡肉理怯薄体輕而色黃試時雖鮮白不能久泛香薄而

味短者沙溪之品也凡肉理實厚体堅而色紫試時泛盞疑久香滑而味長者堅源之品也

## 復論

余嘗論茶之精絶者其白合米開其細如麦蓋得青陽之輕清者也又其山多帶砂石而歧嘉品者皆在山南蓋得朝陽之和者也余嘗事閒秉畧景之明淨適軒亭之凉洒一取皆品嘗試既而神水生葉池愈廿而親其有助乎然達妄之茶歛八下者不為也而得建安之精品不為矣蓋有得之者不能辨能辨矣或茶喜於烹試矣或非時其尤不善也況非其著乎善亭烹然未有主賢而寘愚者也天惟知此然後盡茶之事音日陸羽號為之茶然羽之所知者皆今所謂草茶何哉如鴻漸所論蒸芦并葉畏流其膏蓋茶草味短而淡故常恐去膏建茶力厚而甘故惟欵去膏人謂福建為禾詳往往得知其味拯佳田是觀迈鴻漸未常到建安歟

## 宣和北苑貢茶録

陸羽茶經攀波茶述者皆弟建品說者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州尚閟灵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為之最是時

偽蜀辭臣毛文錫作茶詁尔弟言建有紫笋而蠟面
產於福五代之季屬建南唐歲率謀縣民采茶比苑
初造研膏繼造蠟面說又製其佳者訢曰京鋌聖
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時置龍鳳模遣使
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於此又一
種茶褒生石岸枝葉右茂至道初有紹造之別號
石乳又一種芳乳又一種芳日乳蓋自龍鳳與京石的
白四種紹出而蟬面降為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
宗庙所制之咸平物丁晉公謂閩始載之子茶錄
慶曆中蔡君謨特溥創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
之日小團出而龍鳳遂為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雪
龍其采又加於小仙人作茶錄賞貢圖極盛之時元
有四千餘色紹興戊寅歲兌攝事化苑閣近所貴皆
仍旧其先後之序名同惟曉龍園勝雪于白茶之上
及無異國岩小龍蓋建炎南度有旨罷真之
一而省去之也元入但着真名號兌金更為真形制永
度覽之無道恨為先是任子春漕司再葺茶政越
十三載乃復旧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茶二万株改種同贈
種三万株
此年益處貢職遂有創曾之日仍貶京鋌為大龍團
由是大龍多於大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之知

也三月初言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事冣所錄止於度錄以上自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雪龍相繼挺出制精千旧而未有好事者記為但見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来增創新銙名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龍團勝雪為白茶角立歲元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下改名賈繁先子觀見時事悉能記之咸編具存今闕虫傳臺所邦茶未偹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朝散郎待祕書郎兼国史編修官學士院權直充謹記

北苑別錄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北苑旁聯諸培厥土赤埴厥茶惟上太平興国中初為御焙歲撰龍鳳以羞貢篚蓋表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方其春雷一動百蟄震蘇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題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苑與不至者同儻同擾事遂得妍寇妻始未怨姑葉始務自警而堅其守以待時而已

貢新銙 方可三分 試新銙 同上

龍團勝雪 竹園銀僕 白茶 銀員 經一寸三分

御苑玉芽 銀圓銀模 經一寸五分 萬嘉龍芽 銀圓銀模 同上

上林第　方一寸二分　乙夜清供 竹圖　同上

承平雅玩　同上　龍鳳英華　同上

王隂清賞　同上　啓沃承恩 竹圖　同上

雪英　橫長一寸五分　雪芽　同上

蜀葵　徑一寸五分　金錢 銀模　同上

玉華 銀模　橫長一寸五分　寸金 竹圖　方寸二分

無比壽芽 銀模 竹圖　同上　萬春銀葉 銀模 銀圖　西夾經一寸二分

宜年宝玉 銀圖 銀模　直長三寸　玉清慶云 銀模 銀圖　方一寸分

無疆寿龍 銀模 銀圖　直長三寸　玉葉長春 竹圖　直長一寸之分

瑞云翔龍 銀模 銀圖　徑二寸五分　長春玉生 銀模　直長三寸

呉国岩鋒 竹圖　方一寸二分　香口焙鋒 竹圖　同上

上品揀芽 銀模 銀圖　徑二寸五分　新收揀芽 銀模 銀圖　同上

太平嘉瑞 銀圖　徑二寸五分　龍苑報春　徑一寸七分

南山應瑞 銀模 銀圖　方一寸八分　呉国岩揀芽 銀模　徑五寸

小龍　同上　小鳳 銀模 銀圖　同上

大龍 銀模 銀圖　同上　大鳳 銀模 銀圖　同上

圍之上總聖問改為瑞云翔龍至大観初今上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與當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欲於是白茶遂為第一既又製三已細芽及試新鋒貢新鋒自三色綱芽出而瑞雲翔龍頽居下矣凡茶芽数品最上曰小

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号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者号一槍一旗其帶兩葉者皆漸老足芽茶早春極少景德鎮兩旗其帶三葉四葉者皆漸老足芽茶只作早茶馳奏萬棗嘗中建守周絳為補茶經言芽茶也故一槍一旗号揀芽最為之可矣如一槍一旗可謂奇茶也故一槍一旗号揀芽最為槚特先正舒上送人官閩中詩云新苔齊中試一旗謂揀芽也或曰乃謂芽茶未展為也捨展為旗指王此詩為誤蓋不知有所謂揀芽也夫揀芽猶言人如此而說芽茶以供天子之新嘗者采芽茶絕矣至於水芽臞古采之閒也宣和唐子歲渭臣鄭公可問始創為錕緣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祇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明瑩徹若銀絲然以劑方才新鋿有龍蛇蜕其上号龍團勝雪之屑曰的石三乳最新造化誇二十余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為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今為首冠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異待郤人黃儒撰品茶要録稱當時灵芽之富謂使陸羽數子見之必爽然自失蕃名謂使黃君而閱今日則前乎此者未足記烏焙初貢數殊少累僧至

于元符以斤計者一万八千襯初已加数陪而猶未盛
今則為四方七千一百斤有奇矣比類見著龍鉢范逵所録逵茶成茶官也
自白茶勝雪以軟名実繁今別于左使好事者得以
觀為

盲新銙 大觀一年造　試新銙 盲和二年造　白茶 政和二年造　龍團勝雪 宣和三年造

御苑茅 大觀二年　萬寿龍茅 大觀二年　上林第一 宣和二年　乙夜清供 宣和三年

水平雅歡 宣和一年　龍鳳英華 宣和二年　王華 宣和二年　才金 宣和二年　無比寿芽 盛

宜年宝玉 宣和二年　玉清慶雲 宣和二年　無疆寿龍 宣和二年　玉葉長春 宣和四年

瑞雪翔龍 紹興二年　長寿玉芝 政和二年　吳国岩銙　吾日愔銙

上品横芽 紹興二年　新收揀芽　太平嘉瑞 政和二年　龍苑報春 宣和二年

南山應瑞 宣和四年　興国岩揀芽　吳国岩嵐 紹興二年　吳国岩嵐 紹興二年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紹興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又有瓊林瓟料 俗雪呈祥望諒偕季匪推先價倍
右歲分十餘綱惟日茶与勝雪自驚蟄前興後漸旦
南金暘谷先春受岩都勝延平石乳清白可鑒風味
乃成非疾驅馳不出中春已至京師号為頭綱
甚高九十色皆宣和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王芽以不即先後以次発貢足時憂過半矣歐
陽文忠公詩曰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當新

茶孟異時如此以今較昔又馬最早回念草木之微有
還奇卓異名必逢時而後出見為上者載音昌黎
先生盛上鳥之蒙采惧而自慱甚不如今番於是
茶也為感效昌黎之感槩脩為十餘數日曰北院別
錄云

御園

九窠十二隴　奎窠　壤園　龍游窠　小若竹　苦竹裡
雞教窠　苦竹　苦竹源　鼉鼻窠　教練壠　鳳凰山
大小焊　橫坑　猿遊隴　張坑　帶園　焙東
中曆　東際　西際　官平　石辟窠　上下官坑
虎腋窠樓隴蕉窠　新園　夫樓基　院坑　曾坑
黃際　馬鞍山　林園　和尚園　黃琴窠　吳彥山
羅溪山　水桑窠　銅場　師姑園　靈滋　苑馬園
高入畬　大窠頭　山小

右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為內園官坑而下為

外園方春灵芽掌折先民焙十餘日如九窠十二龍龍游窠
小苦竹張坑西塹又為塹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即方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及以其
氣候少其遲故也

采茶

采茶之法須是侵農不可見日侵晨則夜露未希茶芽肥
朝見日則為陽氣所薄使芽之脊肤內耗至受水而不鮮
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搖鼓集群夫於鳳凰山有打鼓停監采官人
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以聚之恐其翫時貪多務
得也大抵采桑采茶亦猶習熟慣大之際又澤土者及諳曉
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所在而梢求摘名知其梢要蓋以葥而
不以甲則多温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梢則遠斷而不柔從舊說也故
未天欵其習熟政為是耳 采大日役二百二十五人

揀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蕊芽有田合有烏蒂此不可不辨中芽
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園勝雪白茶以其芽先吹蒸熟置之
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調之芽是小芽中之最粮以
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二旗是也蕊芽葉之蕊者是也白
合乃亦芽有尚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葉茶之帶頭是也

凡茶以水芽湯上小芽吹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帶皆
在所不取使其澤為而精則芽之色味無不陸方一雜之以
所不取則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
鳳二其餘皆一十二為自十二水而上日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
三團至七團每水研之大至於水乾恭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
不熟茶不熟則首面不均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於强首
力者之當謂天下之里未有不相須而成者有北苑之芽而
後有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尺清而且甘盡夜酌之而不竭
凡茶自北苑上者皆賀焉亦猶錦之於蜀江滕之於何井詎
不信然

## 造茶

造茶旧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弊遂併
茶芽再四濾取合潔淨然後入鼎候湯沸蒸有過熟之患
有下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陽沉而有生
之氣淮在得中之為當也

## 榨茶

茶既熟課茶黃淳淋沉數過（設其笞也）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
出其膏（水芽則以馬榨壓之以其手放也）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
至中夜取出揉勻後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篤緊及至於乾
淨而後已蓋建茶味造而力厚非紅茶之比江茶而為二為故

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銙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
出研盆盛之欵其白操之欵其膩然後入圈制銙隨筥遞黃看
万欵故銙有茶銙大龍有小熟品色不同其阜亦異隨網繫
之於貢茶云

遇黃

茶之遇黃初入烈大焙之次過佛湯爐之凡如是者三而復宿一
天至聖日遂過烟焙為然煙焙之火不欽烈之則面炮而色黑又
不欵烟之則香蓋而味焦但取其温而已凡火温之数衆寡皆
視其銙之厚薄銙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銙於薄者云九
火至於六火之数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出色之後當置之密
室德以扇之之則色澤自然充瑩矣

細色芽一綱

龍焙貢新

水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一貢三十銙　創焙二十銙

細色第二經

龍焙試新

水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銙　創焙五十銙

細色第三綱

龍團勝雪

水芽　十六水　十二宿火　正貢三十錙　讀凌三十錙　創添六十錙

水芽　十六水　七宿火　正貢三十錙　續添五十錙　創添八十錙

御苑玉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二百斤

上林第一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錙

乙夜清供

小芽　十二次　十宿火　貢一百錙

承平雅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二百錙

龍鳳芙蓉十二

水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錙

王除清賞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錙

啓沃承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錙

雪英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雲葉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蜀葵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金錢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玉華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寸金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錙
細色芽四網
龍團勝雪 已見前 正貢一百五十錙
無比壽芽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錙
萬春銀葉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二十片
宜年寶玉 小芽 十二水 十二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十片
玉清慶雲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無彊壽龍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四十片
玉葉長泰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四十片
瑞雲祥龍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片
長壽玉圭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二百片

異国岩鎗　中芽　十二水　十二宿火　正貢一百七十鎗
香口焙鎗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五百鎗
上品棟茶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片
新妝揀芽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六十片
細色芽五綱
太平嘉瑞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三百片
龍苑報春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六十片
南山應瑞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六十片
異国岩揀茶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五百片
異国岩小龍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百七百五片
異国山石小鳳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片
先春而色　已見前　正貢二百片
太平嘉瑞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長盡玉圭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續入額四色
御苑玉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万壽龍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無比壽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瑞雲翔龍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麁色第一綱

正百

不入脳子上揀品并小龍一千二百片　六水　十宿火

入脳子小龍七百片　四水　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脳子上品揀并山龍一千二百片

入脳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龍、邑弟二綱

正貢

不入脳子上品揀并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脳子小龍六百四十二片

入脳子小鳳一千三百四十片　四水　十五宿火

入脳子大龍七千二百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入脳子大鳳七百二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脳子小品揀并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脳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小龍茶一千三百片

龍色第三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并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片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并小龍一千二百片
建寧府肘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麪色第四網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并小龍六百片
入腦子小龍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小鳳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麪色第五網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京錠改造大觀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肘發
大龍茶八百片
麩色第六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一百六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片
京挺改造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肘發
大龍茶八百片
京挺改造大龍一千二百片
麩色第七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京挺改造大龍二千三百五十五片
建寧府附發
火龍茶二百四十片
京挺改造大龍四百八十片
大鳳茶八百片
大鳳茶二百四十片

細色五綱

貢新為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園為最精而
建人有直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圈以若葉內以
黃予盛以花相護以重篚花箱內外人有黃羅裹
之可謂十襲之珍也

麤色七綱

揀芽以四十餅為角小龍鳳以二十餅為角大龍鳳
以小餅為角圈以若葉束以紅縷色以紅紙緘以由
陵惟揀芽侯少黃為
開入焙

草木至夜益盛故欲遵生長之氣以變兩露之澤每
歲六月興王虛其禾焙其去滋蔓草遇麟之木悉用
除之政所以道生長之氣而滲兩露之滓也此之謂
開入焙唯桐木之惟与茶相宜而又茶
至冬則畏寒桐木望扶而先落茶至夏而晨日相
木之荅而潮茂理亦然也

外焙

石門　乳言

右三焙常後北苑五七日興二每日採茶蒸榨以其
黃悉送北苑併造

說郛卷第六十